



津田文庫
文庫 1
1704
3





說名起於
易說卦爻
出已見縱

增纂評註文章軌範正編卷之五 有字集

宋 疊山先生 謝枋得 批選

鹿門先生 茅坤 訓註

九我先生 李廷機 評訓

迴瀾先生 顧充 集評

日本 羅州先生 源暉辰 校訂

小心文

此集皆謹嚴簡潔之文。場屋中日晷有限。巧遲者。不
如拙速。論策結尾。畧用此法。主司亦必以異人待之。

○○師說

韓文公

井賣司可賣

三才圖會 卷五



橫抑揚以詳瞻為上

呂東萊云起首大意說兩句關鎖好茅坤云承揅緊有精神

王維楨云承揅得好處

嗟乎一本作嗟夫

又曰上說下至此卻大意起

去本集作

轉換處好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第一段先

業解惑三大綱道者致知格物誠意正心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業者六經禮樂文學之業惑者胸中有疑惑而未開明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

終不解矣第二段先說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

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

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

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第三段說無貴無賤無

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第四段

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疑惑也難矣

而問焉今之眾人其去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

結得上意

聖益聖愚益愚今之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

為愚其皆出於此乎第五段說古之聖人其過人也遠矣

不及聖人也遠矣而恥學於師故愚者益愚聖人之所以

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係乎從師不從師而已此是雙關

文法看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

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

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此是雙關文法或師焉

或不焉此是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此一段亦是愛其子

不解或不焉與大遺相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第六

貫此是文公弄巧作文今人愛子則擇師而教之所謂師者不過授書習句讀而已至於其身則恥於從師不以傳道解惑為急童子句讀而遺忘其大者可謂不明也林西仲曰已上言人不能

林西仲曰恥字是今人一生病痛

小學大迷出淮南子須看他用古脫化處

呂東萊曰應前聖人且從師此高一等翻說前人非生而知之意

中開三段 按黃氏曰 抄云初以 聖愚相形 聖且從師 況愚乎次 以子年與 身相形况 且擇師况 身乎末以 巫醫百工 從師况士 大夫乎 又云前起 後收中排 唐荆川評 曲折 禮記麟鳳 龜龍謂之 四靈毛詩 義疏麟麋 身馬足牛 尾黃色圓 蹄肉音 端有肉音

中鐘呂王 者至仁則 出說文麒 麟仁獸也 大戴禮毛 蟲三百六 十而麟為 之長廣雅 麟者行步 中規折還 中矩游心 擇土細必 後處不履 生蟲不折 生州不羣 居不旅行 不犯鳴羣 不罹采邑 文章彬彬 孫御子古 之王者其 政好生惡 殺麟在如 野鴟冠子 麟者元枵

呂東萊評 此篇最是結得段段有力中開三段自有三 意說起狀大槩意思相承都不失師道本意

洪容齋評 柳子厚答韋中書云今世不聞有師獨韓 愈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 為師愈是以得狂色余觀退之師說云弟子不 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其言非好為人師 者也學者不歸于厚而歸退之故子厚有此說 耳此篇文字如常山之蛇救首救尾若隱若見 今入難 識也

茅鹿門評 昌黎當時抗師道以號召後 輩故為此文以倡赤幟云

顧迴瀾評 昌黎於文章材力本過絕人學又盡工夫故能變 態如此至於不測細玩此篇全用袁盎傳意換骨法

獲麟解 韓文公 林西仲曰按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傳稱叔孫以 為不祥棄諸野孔子往觀之曰麟也狀後取之韓公 此解即借不祥二字翻駁成文其意謂叔孫所以為 不祥者由於不知是麟但麟之形本有不可知即謂

之不祥何足為怪若麟肯待聖人在位而後出則有 聖人知麟斷不至受不祥之名矣彼春秋之世乾坤 為何等時顧乃見於魯郊其出處如此不特形不可 知而德亦有不可知者即明知是麟謂之不祥亦未 為過也豈叔孫無識而云狀乎是一篇翻案文字凡 四轉曲折開闔變換不窮麟仁獸麋身牛尾一角 角上有肉不食生物不踐生艸王者有道則 麟出毛蟲三百六十麟為之長為四靈之二

麟之為靈昭昭也言麟之為靈誠得於詩好毛詩周南有麟之 書於春秋狩獲麟○二句四字 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 歷代史傳所記及諸子百家書 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 也雖婦人小子不出戶庭無不見 遠識亦知麟出為王者之祥瑞狀麟之為物不畜于家 狀麟之為物不常有於天下 麟為四靈之一王者之嘉 可畜養於人家不常有於天下 瑞王者有道則麟出不常 有于其為形也不類麟之形與尋常山 非若馬牛犬豕豺

麟者元枵 野鴟冠子 殺麟在如 政好生惡 之王者其 孫御子古 文章彬彬 不罹采邑 居不旅行 不犯鳴羣 生州不羣 生蟲不折 後處不履 擇土細必 中矩游心 中規折還 麟者行步 之長廣雅 十而麟為 蟲三百六 大戴禮毛 麟仁獸也 出說文麒 者至仁則 中鐘呂王

呂東萊曰 通篇只看 祥不祥兩 字眼目處 抑揚開閉 甚佳 魚竝曰婦 人小子句 正見昭昭 處

狀麟之為物不常有於天下 瑞王者有道則麟出不常 有于其為形也不類麟之形與尋常山 非若馬牛犬豕豺

麟之為靈昭昭也言麟之為靈誠得於詩好毛詩周南有麟之 書於春秋狩獲麟○二句四字 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 歷代史傳所記及諸子百家書 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 也雖婦人小子不出戶庭無不見 遠識亦知麟出為王者之祥瑞狀麟之為物不畜于家 狀麟之為物不常有於天下 麟為四靈之一王者之嘉 可畜養於人家不常有於天下 瑞王者有道則麟出不常 有于其為形也不類麟之形與尋常山 非若馬牛犬豕豺

麟之為靈昭昭也言麟之為靈誠得於詩好毛詩周南有麟之 書於春秋狩獲麟○二句四字 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 歷代史傳所記及諸子百家書 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 也雖婦人小子不出戶庭無不見 遠識亦知麟出為王者之祥瑞狀麟之為物不畜于家 狀麟之為物不常有於天下 麟為四靈之一王者之嘉 可畜養於人家不常有於天下 瑞王者有道則麟出不常 有于其為形也不類麟之形與尋常山 非若馬牛犬豕豺

火精也。

六畜者馬

牛犬豕羊

雞是也。

也。

茅坤曰蘇文樂論學此下句

呂雅山曰作文大抵

兩句短須一句長者承之

應前意盡

狼麋鹿狀非如六畜之有馬牛犬豕野獸之狀則雖有麟

不可知其為麟也雖有麟出山澤間肉者吾知其為牛

角可辨認角類于鬣者吾知其為馬馬有鬣鬣可辨認鬣

也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犬豕豺狼

形狀皆可辨認出于世間惟麟也不可知惟麟不常出于

吾皆知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天下吾亦不知

其為麟也史記老子傳孔子曰鳥吾知其能飛兔吾知其

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至于龍則不可知韓文公學史記老

子傳句法韓文公以踏龍前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

也亦宜則其又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狀麟之出必有聖人

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雖狀麟之出必有五帝三王之聖人

在乎位麟乃為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

取之聖人如孔子者必能知麟有又曰麟之所以為麟

者以德不以形此一段要高麟乃仁獸為四靈之二麟之

類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若麟之出

在位之時上無五帝三王下無孔子必無人知之則其謂之不祥之物也亦宜矣

謝豐山評此篇僅一百八十餘字有許多轉換往復變化

知其為祥第二段說麟為靈物雖婦人小子皆轉說馬牛犬豕豺狼麋鹿吾皆知之惟麟不可

知第四轉說麟既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第五轉說麟為聖人而出聖人者必知麟既

有聖人知之則麟果不為不祥也第六轉說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其為仁獸為靈物不必論其

形第七轉說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在位之時則人謂之不祥亦宜入能熟讀此等文字筆便圓

呂雅山曰百尺竿頭進一步

活便能
生議論

呂東萊評

字少意多文字太節所以甚佳其抑揚開合只在祥字反覆作五段說

湯東澗評

麟以德為祥若不待聖人而出是其德之意也謂之不祥亦可矣以春秋之世而麟出焉故魯

人以為不祥狀有仲尼識之是麟為仲尼出也則麟果不為不祥也哉

錢豐稟評

由祥說歸不祥由不祥說歸祥由不祥又說歸祥字少意多圓轉流動筆力勝人

顧迴瀾評

此篇文字須要看他點換及過接處段段祥遊軒旋曲折

○○雜說

韓文公

呂東萊曰
實句

龍噓氣成雲

喻聖君

雲固弗靈於龍也

喻賢臣

○此謂聖君以官爵祿佐與賢臣

狀後賢臣可以立事業賢臣之賢豈能及聖君之聖哉

狀龍乘是氣

聖君任賢臣

茫洋窮

乎玄閒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

易文言天
玄而地黃

薄音泊
汨音骨

或云靈謂
備已之德
神謂德之
施

易乾卦文
言之語

聖君任賢臣可以立天下之大事成天下之大功變而通神而明有許多勲業

雲亦靈怪矣哉

之功業亦非常○此謂賢臣之才固亦奇特矣

賢臣遇聖君

而後成功業○此謂賢臣因聖君能用之而後見其為賢

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

為靈也

此謂若聖君之聖則非人臣之所能使之為聖也

狀龍弗得雲無以神其

靈矣

聖君不得賢臣亦無以成功○此謂狀而聖君弗得賢臣無以補佐於聖德雖有聖人之天資亦不足以

成天下之大功其聖德不光明也

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

此謂為人君而無賢臣如人無

股肱無耳目失其所憑失其所依信不可歟

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也

與哉聖君之所憑依者賢臣賢臣易曰雲從龍

此謂賢臣必從聖君

既曰龍雲從之矣

謂既有聖君在上賢臣必起而從之矣

謝疊山評

此篇主意謂聖君不可無賢臣賢臣不可無聖君聖賢相逢精聚神會斯能成天下之大功龍

指聖君雲
指賢臣

呂東萊評 若燕而又有若絕而又生變變
奇奇端倪莫狀可謂筆端有神

唐子西評 咫尺開有
千仞之勢

○○雜說 韓文公

世有伯樂 喻知人者○伯樂姓孫名陽善相馬天上有一
星名伯樂在天廐星之旁人見孫陽識馬因號

伯樂 狀後有千里馬 喻真材○此謂有賢宰相
狀後有英雄豪傑為之用 千里馬常

有 材真 而伯樂不常有 知人者○此謂英雄豪傑常
有而賢宰相知人者不常有 故雖有

名馬 材真 祇辱於奴隸人之手 駢成於槽櫪之間 駢頭而成
材居 下 不以千里稱也 不知其為真材○此謂天下雖有英

滯於小官終身不得行其 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
志不以英雄豪傑稱也

樓迂齋云
有力

人物志獸
之特者為
雄州之秀
者為英
槽音曹說
文畜獸之
會器王篇
馬槽也

會馬上
本有今字

材之真乎人者必尊 佐重祿 以任使之○此謂英雄豪
傑能大 大事成大功者必得 尊佐重祿 斯可以展布

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 今之養君子不知其為真材
傑者不知其能辦大事成 是馬雖有千里之能 食不飽

功而不以尊佐重祿 養之也 是馬雖有千里之能 食不飽
一句三字 力不足 二句三字 才美不外見 三句五字 此章

○位不尊 力不足 祿不重 才美不外見 法○雖真材亦
難展 且欲與常馬等 不可得 祿佐不足 以展 安求其能千

里也 安得見其為真材○此謂英雄豪傑雖有 大 大事成
其欲與庸眾人等 而不可得 策之不以其道 食之不能盡

安可求其辦大事成 大 功哉 策之不以其道 食之不能盡
其材鳴之不能通其意 此三句即孟子所謂弗與共天佐

非王公尊 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良馬 謂天下 嗚呼其真
賢者也

無馬邪 其真無 其真不識馬邪 謂任使之不以其道 爵祿

顧迴瀾曰
是一篇借

三人直几危

喻格結語 詠歎含蓄 使椰子作 此結未免 露出正意 觀梓人傳 索駝傳可 見矣

本集薛梓 義下有行 任二字

行者朝觀 也

按注雇 賃也

古文真寶 無者字

之不能盡其材諫不行言不聽而不得以行其志為宰相者不知狂己之不知人乃曰天下無英雄豪傑嗚呼天下

其真無英雄豪傑耶宰相

謝豐山評

此篇王意英雄豪傑必遇知己者尊之以高爵賞之以厚祿任之以重權其材斯可以展布否則英雄豪傑亦抹沒矣而但謂之天下無才朕邪否也甚矣知遇難其人也

送薛梓義序

柘州

林西仲曰河東子厚故里零陵即永州屬邑是兩人生同地而仕同方也故送行之語前規後頌分外真切玩天下皆朕四字又把同時無數墨吏盡行罵殺奈墨吏亦有恐而畏者仍不在理而在勢恐不盜則黜罰不至矣一笑

河東薛梓義將行緊切椰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

之江之許也水涯飲食之且告曰凡吏於土者古者凡治人者謂之吏非

蓋民之句 一篇大指

今之所若知其職乎筋骨蓋民之役也使非以役民而已

也文老意佳○林西仲曰二句是發議主腦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什一也備

此言吏于 土者

乎吏猶言雇使司平於我也使主治平于己今受其直也

怠其事者天下皆朕如舉世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喻取民

此言備于 人者

當得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財貨

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必痛怒而黜退責以今天下多類

此今之居官者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者何哉勢不同

也貴賤之勢不同而理同勢雖不同如吾民何其奈

何哉一有達於理者得不恐而畏乎梓義假今零陵二年

為吏者若 思到此將 不能一日 無事憂勤

矣零陵永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政事訟者平賦者

州縣名

惕厲之心
自不能已
矣

本集賞下
有之字

應前受若
直意此句
有關鎖

均謂處事老弱無懷詐暴憎謂得民心○林西仲曰是不
其不盜以其其為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

謝云應此言已所送吾賤且辱子厚謙不得與考績功幽明之說書舜

載考績三考於其往也謂朝覲故賞以酒肉應起而重之典三

以辭與發端數

謝豐山評章法句法字法皆好轉換多關

韓昌黎評子厚送薛存義序雄渙雅健

呂東萊評句少意多

茅鹿門評子厚此序文辭淳正雖不及退

顧迴瀾評此篇文勢圓轉如珠走盤畧無滯礙論吏者乃

崔崔浩
蔡蔡邑

本集作送
董邵南游
河北序

孫曰利器
利用之材
也

當時藩鎮
得自辟士
董生欲往
於義非也
故此序若
言若疑以
寓譏諷之
意甚佳

受直息事為譬且云勢不同而理同此識見最
高至於結句用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亦與發
端數語相應學一不心對首氣不與發
者宜玩味之

○送董邵南序邵南壽州安豐人舉進士不得去遊河北韓文公

○冀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

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豪傑也

合氣投董生勉乎哉一本作行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強仁

者皆憂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董生豪傑不遇

感慨悲歌之士皆仁義性狀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

成者故斷其所往必合又恐今日之冀趙聊以吾子之

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非管日之冀趙聊以吾子之

行卜之也冀趙尚有豪傑林西仲曰以董生之合不董

樂毅去蒙之趙趙封於觀津號曰望諸君而墓在邯鄲西數里荆軻至蒙蒙之屠狗者高漸離曰飲

樂毅封望諸君一句二種令人目眩結句瀟灑慷慨

生勉乎哉

林西仲曰前勉其行就董生一吾因之有所感

矣為我弔

望諸君之墓樂毅而觀於其市復有管時屠狗者

乎此亦感慨

為我謝曰明天子在土可以出而仕矣林西仲曰

悲歌之志

提出明天子在土五字名義凜狀

真西山評

此篇言蒙趙之士仁義出于其性力故反其道以淡譏其不臣而習亂之意故其卒意又為道上威德以警動而招徠之其旨微矣

虞邵庵評

河北自天寶以後不稟命朝廷邵南之行將求用於諸鎮故此篇有不滿邵南之意未諷諸鎮

林次崖評

始言董生之往必有合中言恐未必合終諷河北諸鎮之歸順及董生不必徃首尾不過三百字而詞語變化意思

包含無盡妙手妙手

茅鹿門評

文僅百餘字而感慨古今苦與蒙趙豪雋之士相為叱咤嗚咽其閉一涕一嘆其味不窮昌黎序文當屬

第一首

唐子西評

屠狗乃不逞之徒遇真主而興若漢樊噲之流是也當時河北聲教不逞之徒皆歸之語以

明天子在土而勸之仕是言邵南不必徃亦于以諷諸鎮之不臣也其旨淡矣

林西仲評

董生之徃河北無非憤己不得志欲求合於不奉朝命之藩鎮送之者斷無言其當徃之理若

明言其不當徃則又多此一送也細思此等題目如何落筆乃韓公開口不言今之河北山

言管日之蒙趙併不言蒙趙有爵位之人止言蒙趙不得志之士謂董生到彼自與此等意氣

投合若不知其此行有干用之意者朕文段復言感慨悲歌之士仁義出乎天性同調相憐決

其必合是明明以仁義二字硬坐在董生身上何等勸勉三段暗指藩鎮拒命風俗漸改恐非

管日之蒙趙未必有感慨悲歌其人者止在董生之合不合處決之則董生此行自不可少未

一本無于字

王績醉鄉記其畧云醉之鄉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也其土曠

邱陵阪險和平一揆燕晦明寒暑其俗大同燕邑居聚落其人甚精而愛憎喜怒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其

行徐徐與鳥獸無異雜處不知有舟車器械之用昔者黃帝氏獲嘗遊其都

謝枋得曰此舉其先世遺文作議論

送王含秀才序

韓文公

段令弔古人而勸今人來仕正欲其知自處意通篇以風俗與化移易句為上下過脉而以古今二字呼應曲盡吞吐之妙坊本惟極口虛贊全未解了此義甚矣讀書之難言也

按本集秀士作秀才也是也秀才科名也漢賈誼秀才召置吳公門下秀才之名起于此光武名秀因改為茂才唐科有秀才明經進士之稱王績字無功隋末王通弟也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蓋含其子孫云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恠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邪及讀阮籍陶潛詩又與醉鄉親切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朕猶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托而逃焉者也從醉鄉引得陶阮二人者鄉記內原有阮嗣宗陶淵明等十數人沒身不返之語因取其詩讀之乃知借酒自遣其不遇之懷非真無累亦非

歸而杳然喪其天下云云自爾而後愛道者莫臻其鄉阮嗣宗陶淵明等數十人赴遊于醉鄉沒身不返成葬其壤中國以為酒仙嗟呼醉鄉之俗豈古華胥氏之國乎何其淳寂也如是余將遊焉故為之記或云醉鄉記讀者惟以為酒人

推上一層占地步文亦洵湧莊子曾子曳縱而歌兩頰聲滿天地若出金石貞觀唐太宗年號未人避諱改正觀元年號羊號袁黃曰昔人以不用入醉鄉今與之飲酒有無限意

旨於味也已上解若顏氏子操瓢與簞曾參歌聲若山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焉若不可及於外也固不服尚何麴蘖之訛而昏冥之逃邪破醉吾又以為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合王阮陶三人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正觀開元之不績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林西仲曰以良臣之烈又遇而不遇此段帶說其言事以直廢者姓名不可考坊評即作王會大謬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張者張大誇耀之意况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朕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也而其言不見信于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不脫醉鄉字

詠諧記不
知生子哀
世多違
聖人而裁
止正也故
逃乎酒以
託之辭故
文公曰既
悲醉鄉也
文辭
又云此篇
似賤嗣宗
淵明而實
不狀

謝疊山評

只從醉鄉記三字得意變化成一篇議論下字影狀此文公最巧處凡作論可為法

顧迴瀾評

美其先世忠諫悲其不遇聖人至末不脫醉鄉尤見情詞之諷詠

林次涯評

味此序之意必王合無一可稱述姑就其祖醉鄉記上生出一篇議論乃是無中生有文字超

偉奇絕可珍可慶

答李秀才書

韓文公

林西仲曰李生名師錫以文章求正盛稱昌黎之為文不違孔子不以琢雕為工將相從于此誠有志于古者也昌黎贊其文章先從故友李元賓所與處決其為人再就文之佳處得其用心知其不但可與言文併可與言道矣因述其來書之意告以文為載道之器欲與共樂乎此乃淡許之辭篇中雖有許多曲折卻只是兩段話頭雖分兩段卻只是一氣貫注也坊本割裂可笑夏按秀才科第最高如晉李密既舉孝廉又舉秀才是也唐朝或行或廢天寶初禮部侍郎韋陟奏請有堪此舉者令官長特薦其常生舉選

茲停凡稱秀才者皆指此非如後世學校中生優稱秀才也餘但稱某生而已觀尉遲在胡生之類優見此亦不可不知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之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六章

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句法○林西仲○元賓行峻

潔清其中狹隘不能包容於尋常人不月苟有論說因究

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眾人字法○林西仲曰惟其平

賢必時吾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既

沒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

元賓焉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恍若

相接章法讀其文辭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汚甚矣子止

李觀字元賓隴西人年二十四舉進士二十九卒為太子校書○李觀文集序曰貞元中天子以文化大下翕然與於文之士尤高者李元賓觀韓退之愈元賓舉進士其文稱居退之之右及元賓成退之之文

謝疊山云文有情思有滋味

蔣曰與或作歟屬上句非是

况其外之文士蓋指李秀才平日所著之文言今讀所惠書而知其餘也

心有似于吾元賓也。子之言以愈所為不違孔子不以琢
離為工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為事乎狀
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林西仲曰孔子之道
讀吾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應上。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
子樂之况其外之文乎愈頓首。

楊誠齋評

退之答李師錫書曰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則如元賓焉此用石勒語王浚贈勒塵尾勒縣之壁間每瞻仰之云王公不得見見王公之玩好如見王公焉

呂雅山評

此篇與送王舍秀才序同調一則由醉鄉記大記一則由李元賓大說皆是借景生情文字多轉折

茅鹿門評

因與李秀才無舊獨於元賓詩中得其人故遂託元賓終始以寫相與之情

顧迴瀾評

此一篇文字是借客形主有無中生有之妙

送許郢州序

許郢州名志雍

韓文公

林西仲曰郢州今安陸府許君或注名仲與或作志雍

虞集云送刺史粘著觀察使之事乃是俗此而說彼耳

林西仲曰得此一轉方可起下

本欲規之故先譽之凡陳納于上者皆當如此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名頤累數百言其大要言先達之士
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聞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
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恆相求
而喜不相遇。書辭至此林西仲曰喜猶幸也有所矜即相遇亦不能相託反不如不相遇猶可以求
也未得其人藉口故為幸也玩與襄陽原書全文便知坊本不解竟刪去可笑于公不以其言為
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蓋不世之
材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
善以國家之務為己任者乎。欲譏刺其惡必先誇誦其善先誇誦于公之賢正是學王
子道齊宣王易牛事是心足愈雖不設私其大恩抑不可
以王矣一段得進諫之道

三

三

蔣云事不從謂不能卒言也

或云蓋退之自稱也

黃震云刺史漢監司之名在唐則為州猶今太守之稱蓋守郡者也觀察使唐監司之名本朝始去其權僅存虛號在唐則專有一道之兵財權重於今也監司者也

茅坤云作文須有此一等地步方是作家

一篇命脉在此

此下規諷于公

不謂之知己恆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小人之所不為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為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林西仲曰通上下之情而不自私其職謂之自同自異者反是

二句一為刺史者常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為觀察使者恆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雖是以刺史觀察對說作刺史賢為觀察者不賢繇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為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惠獨厚見刺史之仁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斂不可以獨急見獨急

也。不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此序本意

賦甚急刺史不能堪乃俗刺史與觀察對說辭意輕重不待較量而知若獨說觀察則于公見之必怒矣此文章之妙其前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

信乎。林西仲曰因前番與書而以為是則知此語畢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

者皆狀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末又勸許公寬其縣始圓愈於使君非夔遊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謝豐山評于頤乃一貪酷吏其為觀察也賦斂苛急見唐書本傳韓文送許鄆州崔復州二序皆諷諫之辭可以參觀于頤為觀察使性貪而政苛取財賦于州縣者甚急刺史縣令不可為韓文公作

茅坤云規字扯于公在內

此序以諷諫于頓
文有權衡有針艾

林次崖評 送人作州而說觀察使不止就事論
事文有法度意寓箴規非苟作者

顧迴瀾評 送許君而乃贈于
公文也變體也

贈崔復州序

韓文公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以下數十人其祿足
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
乎心則一境之人懼大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狀幽遠
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
里之吏者解矣况能自辯於縣吏乎能自辯於縣吏者解
矣况能自辯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

欲論刺史
之難先說
刺史之榮

茅云兩段
只是一段

此文字妙
處

謝疊山曰
此一段非

長史司馬
刺史之佐
唐制每州
刺史而下
長史一人
司馬一人
三族前漢
書注父母
兄弟妻子
如淳曰父
族母族妻
族

知田里小
民之疾苦
者不能言

此段字字
妙收盡前
意意味淵
狀

連帥乃節
度使之任
也

所不宣賦有恒而民產無恒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
懸於州縣今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
見刺史之難為也崔君為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
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
難為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遊于崔君慶
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謝疊山評 此序諷諫于公與送許鄆州序同意此序尤含
蓄只民就窮而斂愈急下民苦之使于公聞之

皆勸于公寬賦斂以安州縣以安百姓又云觀
察使賦斂苛急則為刺史者見其難而不見其
榮觀察使賦斂寬緩則為刺史者見其
榮而不見其難以此諷諫于公最切

林次崖評 詞簡意盡
而語尤工

孫月峯評

用意布勢構句俱屬巧匠真是怪
怪奇奇鞭風霆而走龍蛇者邪

林西仲評

唐中葉賦斂最重刺史以催科為考成不言撫
字故是篇與送許郢州皆以民窮斂惡上論狀
其行文則又迥別郢州序謂觀察與刺史情貴
相通此則謂刺史與小民情不容隔郢州序有
贈有規分明揭出干公許公二人來此則泛論
為刺史者之難轉出干公崔公之仁賢可使復
人蒙其休澤直頌到底未嘗規未嘗贈而規贈
之意隱隱在言外也蓋觀察位尊小民分疎其
情之相通權各有屬不可以一例
耳讀者安可囫圇圖作一例看卻

讀李翱文

歐陽公

林西仲曰宋寶元以後契丹方熾元昊繼興岌岌之
勢其可憂比唐尤甚無奈韓范諸君子負天下重望
者皆以夏竦之奸不能安其位時在朝諸臣偷得一
時粗安厝火積薪亦非絪不知畏以身在局中一步
憂世之言便有許多碍上碍下處此不得疏遠之人
置身局外可以肆臆而談也狀時事至此益不可問

國圖音忽
倫猶渾命

或云此一
篇初駁復
性云不作
可也文即
與韓侍郎
書云使其
得志亦未
必朕只是
秦漢好車
行義上品
也卒讀幽
懷賦狀後
置書而嘆
不已是抑
揚之得體
筆安能乎

文忠公嘗
自云學者
要多讀書
多持論多
著述視此
文實自道
也
以為一本
作以謂
論一作論

矣是篇雖贊李翱却是借李翱作個引子把自已一
片憂時熱腸血淚向古人剖露揮灑有文曲折感
愴能令古今來誤
國庸臣無地生活

予始讀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識其性當

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初讀不見所長又讀與韓

侍郎薦賢書以為翱特窮時憤世無薦己者故丁寧如此

使其得志亦未必朕以翱為秦漢間好事行義之一豪雋

亦善論人者也林西仲曰秦漢間好事行義句乃時人謂翱之詞再讀亦不見所長先抑二段起

下最後讀幽懷賦狀後置書而歎不已復讀不自休恨翱

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時與翱上下其

論也林西仲曰千古只有兩個憂時之人生不同時豈不為恨上二段先按而後斷此段先贊過而後舉其

所讀之詞乃作况迺朝一時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

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嘆一飽之無時耳推是心

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貞元十一年五月戊辰愈東歸

始去京師有不遇時之嘆見行有籠白鳥白鸚鵡而西者

號於道曰某土也守某官使使者進於天子東西行者皆

避路莫敢正目焉愈因作感二鳥賦

眾囂囂而雜處兮咸嘆老而嗟卑林西仲曰止以年老位

視予心之不狀兮慮行道之猶非林西仲曰縱得行其道

賦又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神堯唐高祖號後世子孫不能以

天下取河北以為憂林西仲曰穆宗二年再失河朔迄

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嘆老嗟卑之心為朝所憂之心則

一旅五百人

說盡時人
之態豈但
朝之時哉
古今皆然
神堯二句
此語古今
以為名言

姑僭韓愈
以笑朝

以說今之
人痛快痛

收拾在此
結句

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林西仲曰見唐臣中無有如

朝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

也林西仲曰如契丹趙元昊等皆所當憂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

如朝憂者又皆疏遠與朝無異雖憂不能用力其餘光榮而飽者

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為狂人則以為病癡不怒則笑之矣

林西仲曰以為狂故怒以為癡故笑嗚呼在位而不育

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夫林西仲曰已上因

慨是此篇正意

朱晦庵評歐文敷腴溫潤惟讀李翱文其味黯然而長其

有嫉世之思

朱文公集

卷五

三

何至北轅哉。嗚呼。以宋養士之盛。坐視君難。燕奇策焉。則予于雞鳴狗盜之雄也。何尤。

朱晦庵評

荆公文。卻似曾南豐。但比南豐文。亦巧而健。

李性學評

文章有短而轉。摺氣長者。王介甫讀孟嘗君傳是也。

林西仲評

史記稱孟嘗君招致任俠姦人入薛。其所得本不是士。即第一等市義之馮驩。亦不過代鑿三窟。劫雞鳴狗盜脫難之力。何嘗有謀國制敵之慮。龍門好客自喜一語。早已斷然而世人不知。

動稱為能得士。故荆公作此。以破其說。篇首喝起世皆稱三字。是與龍門贊語相表裏。非翻案也。百餘字中。有起承轉合。在內。警策奇筆。不可多得。

文章軌範正集卷之五終

增纂評註文章軌範正編卷之六

種字集

宋

疊山先生

謝枋得

批選

明

鹿門先生

茅坤

訓註

九我先生

李廷機

評訓

迴瀾先生

顧充

集評

日本

羅州先生

源暉辰

校訂

小心文

此集材學識三高。議論關世教。古之太言不朽者。如是夫。葉水心曰。文章不足。關世教。雖工無益也。人能熟此集。學進識進而才亦進矣。

前出師表

諸葛武侯

龍與疲同

蜀志建興五年亮率軍北駐漢中臨發先帝蜀先主也創建也內外異法最是害治非識治體者不能為此語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居帝位僅三年今天下三分

劉備曹益州蜀魏今成都府罷弊此誠危惡存亡之秋也伏侍衛

臣林西仲曰伏不懈於內忠志之士林西仲曰伏忘身

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于陛下也誠宜開張聖

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林西仲曰忠志之士在外貴鼓舞以張大其氣

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林西仲曰自安於不德引淺近之說致失義理以塞忠

諫之路也林西仲曰侍衛之臣效忠進諫不宜閉塞此段言當自治以為內外諸臣圖報之地在君德

上講用宜不宜一疊宮中府中俱為一體翰曰宮中禁中文法出之婉曲盡致也府中大將軍

幕府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

禮於宜切

侍中侍郎皆官名此下引薦才賢布列度位

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內外異

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善曰楚國先賢傳曰郭攸之南陽人以器

業知名蜀志費禕字文偉江夏人也後主龔從亮生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時攸之與禕俱為侍中又曰董允字休

暉後主龔從此皆良寶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

下愚以為宮中事無大小悉以諮之朕後施行必能

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

用於答曰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以善本無以字蜀志有為

督愚善本有愚字蜀志無以為營中事無大小悉以諮之必能

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良日向寵蜀將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

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

穆子睦同

蜀志向寵襄陽人建興元年為中都督典宿衛兵遷中領軍

萬古不易之見

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桓帝靈帝後漢無德

侍中尚書長史參軍即郭攸之費禕董允向寵也

蔣琬此二人皆亮所進用出師後恐帝不能用故屬之林西仲曰按鑑孔明出師使長吏張裔參軍蔣琬統留府

事則長史參軍當佐一人此悉貞亮成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

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林西仲曰可以起傾頽而為興隆根上先漢後漢來言賢臣而

遠不自狀之理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在襄陽城西二十里隆都屬鄧州

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

自枉屈此事古今合瞻多人口顧臣於州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

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當陽長坂之敗受任於敗軍之際奉

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自建安十三年先帝至建興五年先帝

林西仲曰按鑑曹操將東下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

先主遣亮結好孫權權遣周瑜與操戰于

此段歷敘己出處本末

救於孫權則奉命於危難指此無疑坊本作先主留亮據荊州何說又曰謹慎二字孔明一生本領

赤壁此受任于敗軍也先主雷亮據荊州此奉命于危難也

不毛不生艸木之地謂南中諸地也

此是自料得過觀司馬懿寧受巾幗之辱不敢出戰其言驗矣

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章武三年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于成都屬以

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建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可君可自取又為詔勅後主曰汝與丞

相從事事之如父林西仲曰大事討賊之事此段追敘先帝親信之殊遇以起下文出師圖報之意受命

以來夙夜憂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

瀘水出牂牁郡涪入不毛今南方定甲兵已足當獎師三

軍北定中原廣鳩鴛鴦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

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

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

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

之禕允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

遺詔即先
主勿以善
小而為小
勿以惡小
而為惡語

謝疊山曰
此表不曾
批註今補
也

雅言淡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

泣不知所云

蘇東坡評

孔明出師二表簡而且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而下以事君為悅者所能至也

安子順評

讀諸葛孔明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讀李令伯陳情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孝讀韓文公祭十二郎文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友

冷齋評

李格非善論文嘗曰諸葛孔明出師表沛然如肝肺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此公在後漢之末初未嘗欲以文章名世而其辭意超邁如此是知文章以氣為主氣以誠為主

茅鹿門評

國讐必報國恥必雪故古人用兵有為子弟民伐罪出者湯武是也有為復讐刷恥出者光武是也孔明之用蜀亦難矣今年出祁山明年出五丈原蓋其勢有不容已者讀出師前表賢邪臧

刷數滑切
刮也清也
除也又根
刷尋究也

否見孔明識治道之大規模讀出師後表偏安兩太見孔明識大國之本本比之宴安江左者豈知孔明心事者哉

送浮屠文暢序

韓文公

林西仲曰文暢吳人謁公索贈時公初仕四門館作此序送之嗣公為御史貶陽山再拜國子監晤于京邸又有詩贈其北遊也其周遊天下本欲倡明其教如今日所謂大和尚使天下人崇信歸依耳即請諸縉紳先生咏歌亦不過取重於宰官文人為之護法標榜使天下人堅其崇信歸依之念耳柳州喜與僧遊宜為之請狀昌黎一生大本領全在闡佛豈能作此等委曲文字故開口分出儒墨是非而以名行之真虛虛發出不輕絕人之意轉入文暢身上硬坐他喜文章慕聖道吾儒不當以浮屠之說贈送當以聖人之道開示鋪張臚列說出聖人無數好處皆文暢所不樂聞但說到禽獸之弱肉強食而人得以養生送死伊誰之功實皆世俗未曾想到之語

起句得旨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

遊乎林西仲曰暗指當如有墨名而儒行者此是問其

名則非較其行則是可以與之遊乎林西仲曰指浮屠中

楊子雲稱在門墻則麾之喻儒名者在夷狄則進之喻墨者吾取

以為法焉林西仲曰言所以不絕浮屠之意為下文送文暢張本浮屠文暢喜文章

文公取文暢止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縉紳先生以

求詠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

請解其裝得所敘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

是耶林西仲曰驗其喜文章之實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茅云排

而後舉浮屠之說贈焉林西仲曰聖人之道四字是全篇

請一作序
本集所下有得字
仁義齊宣王以王政皆是此意

此兩句承接有力
呂東萊曰一難攻擊人須拿著一件大把握柄孟子語梁惠王以仁義齊宣王以王政皆是此意

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

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為之

盛其心有慕焉抑其法而未能入法故樂聞其說而請之

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

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

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此一段最高

六句皆聖人之道鋪張得廣大精微如許以動其慕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狀有

聖人者太朕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取

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

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林西仲曰聖人

林西仲曰按宜當告之四字直貫至江河此所以流句又加而語之三字似覺重複應將下面不當當字作去聲非太言不妥當無以塞其來語之意少不得又為浮屠止說重疊告之如未

承接層上卻無痕跡
茅坤云知道之言非文人語也
只此五句天地万物之理都包
便見佛氏度功不如吾聖人

段所云告而不以實者是也姑存之以俟識者

韓文考與悅或作惑弱或作瀕告人或作告也

自此至周公孔子四句自文公見道處收敗浮屠只一句自是渾滾

茅云鎔前種種化割尾變化割向者也應上聖人者五以下收得緊切五箇也字如破竹一段工夫極大

只如此結言簡意盡

內外體用皆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邪此一段義理最精亦切近人精即是原道中議論無一又翻漢明聖人有功語相似此韓文之所以為奇特也夫鳥俛而啄何而四顧夫獸淡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己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暇食優游以生歟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此一段尤切近人情見得天地間不類滅矣矣與接妙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之者惑禽獸何真也林西仲曰知喜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拘其法而未嘗入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語指文暢

信也此二節是儒者之過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

言見得文公所以與文暢者只是取其能喜文章非取其道

虞邵庵評此篇極詆浮屠特是語意含蓄不露讀之不覺耳

呂東萊評此首體格好語意新就他身上說極好處尤有不盡餘韻

唐荆川評開闢圓轉真如走盤上珠此天地間有數文字通篇一直說而前後昭應在其中

李性學評送文暢師序退之闢佛老子厚佞浮屠是子厚不及退之處

林次崖評此篇因其所明通其所蔽其法得于孟子所言皆聖賢道理文字又佳董仲舒以後無人說到此者

茅庶門評高在命意故迥出諸家而闢關變化頓挫起伏不失尺寸

顧迴瀾評昌黎此序斥浮屠尊周孔正是韓文與大經相表裏處非止其聲響而已

柳子厚墓誌銘

韓文公

考異或照拓跋二字

林西仲曰昌黎與子厚千古知己其作順宗實錄云王叔文有寵密結有當時名欲微俸而速進者十數人為友友等語絕不為子厚諱人皆謂古人作文不可輕易假借其實微俸速進謂意於功名為枉尺直尋此計耳當得何罪乎叔文雖小人狀當順宗初大數月閉貶李實召陸贄陽城免進奉蠲諸色罷宮市五坊小兒德宗批政一朝反之不可謂非叔文之力也子厚也附叔文謂不知叔文為小人則可若明知也而故附豈子厚之心哉故寄許孟容書謂蚤歲與負臯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大仁義裨教化等語實非支飾乃以不能預察於幾先而遂不能自明於事後所謂太身一敗萬事瓦甃誠可痛也此其意惟昌黎知之故作墓誌銘首尾將文思極口嘉贊公與子厚文章聲氣一時無兩所作祭文誌銘廟碑三篇皆絕頂出色不可以常格論也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奭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高宗朝皇考

嶄士減切山尖銳貌

卒一作率

要人言居樞要人也

其父忤權貴其子乃附叔文有愧厥考多矣只許子厚文章此以文論非以行也茅坤云善出脫子厚卻不放過子厚此為斥譎之地王叔文常執詛用事拜尚書禮

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成乃復拜侍御史號為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狀見頭眾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辭授集賢殿正字雋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卒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林西仲曰坐貶者非子厚一人故用二例宗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刺史得邵州以未至故不著州名

王叔文常執詛用事拜尚書禮

卷六

仲曰

部員外郎且將大用遇叔文等敗列出為刺史
茅坤云柳州之政可書者詳見羅池廟碑其他皆不書獨書贖子一節撮其政之重而法之良者

為詞章汎濫停蓄為溪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
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暗伏代禹錫節
○林西仲曰借字得字既至嘆曰是豈不足為政邪因其
俱為下段請播州伏臘
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
本相侔則沒為奴婢子厚為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
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
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
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
觀林西仲曰柳州政績止此○子厚一生奇在文章昌黎最推重亦在文章且刺柳州時文章益多此處豈可遺卻但不便另提又嫌與永州一段無別故借其教人為文詞趁筆寫下下法他州之後見其事事可法不特文詞而

按明人張鼎合選文章節範取節自嗚呼士窮乃見節義至能辨之者止

謝云取節文其召至京師起至能辨之者止
○遣作謹此段警策

茅坤曰此以下必因當時子厚友游中有此事故昌黎感慨而詳及之

文詞止茅坤云始洗發出來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林西仲曰此另提佳愈見
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法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燕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亦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音許強笑語以相取下寫盡未世友態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歆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

韓文考異
十一月八日或十月五日或七月五日或有條字

如子厚之
才竟以少
不更事終
是廢棄可
惜也故退
止于此特
致悲憤之
詞看他四
五處真可
動心
謝云此五
節議論有
斷制有回
幹有馳驟
意氣激昂
而光彩燦
爛一節高
一節文章
之妙如此
寧幾

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大就故坐廢退司馬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佐者推挽故卒成于窮裔州刺史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也且必復用不窮狀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干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

下既字或
侖且
嗣一作後
志與誌同
舊板子車
之蝦一段
另提作子
華評大書
者誤矣是
乃李評引
子華子文
也故今刪

其坤云就
斥窮二字
一轉極為
子厚喜幸
狀卻爽狀
自失矣
呂東萊云
附書此兩
人以子厚
人以南夷
歸墓其費
俱兩人從
事故不沒
也
樓迂齋評
子厚平生
雖不得志
其所至皆
有樹去其
處中山尤

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大行大有節概重狀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止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是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李性學評退志子厚其文似子厚志樊宗師其文似樊宗師春蠶作繭見物即成性極靈巧子車子黑其色粹而黑一產而三豕焉其二則粹而決裂其腸糜盡而後止其同于己者字之唯謹甚矣心術之善移也夫目眩于真同而意出于愛情雖其所生殺之而弗悔而况非其類矣乎今世之人其平居把握附耳咕咕相為狀約而

其行也卓
異者此誌
發揚子厚
可以不死
矣而因事
起議論乃
學伯夷屈
原傳亦銘
體之變者

元氏名結
字文山

鶴林玉露
去盛德而
止言大業

固以肅宗
即位為非
矣伊川謂

非祿叛乃
肅宗叛也

山谷云撫
軍監國太
子事胡乃
趣取大物
為此皆主

句句擊玉
敲金

自保其固曾膠漆也。不如也。及利勢一接。未有
毫澤之差。蹴狀變乎色。又從而隨之。以兵甚矣。
心術之善移也。何以異于車也。
報韓退之。柳子厚墓誌出于此。
子厚事在人耳目。不可蓋掩。故其疵處說得婉
而切。未後一段極致。憐才之感。令讀者且為三
嘆而痛心。美暇問子厚持身也。非邪。
蓋公與子厚交也。故其文最加意。

錢豐寰評

大唐中興頌序

元次山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

唐明皇

太子即佐於靈武。

肅宗不受命于父。而自立。與篡位同。

明年皇帝移軍鳳翔。

太子去。則稱皇帝。

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

天子退。則稱上皇。於戲前代

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

前代帝王有德有功者。見于歌頌。若今

歌頌大業刻之金石。

今日無盛德有大業。而見于歌頌。

非老於文學其誰

宜為

茅庶門評

元次山此序語短意長善敘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

○○書箕子廟碑陰

柳柳州

林西仲曰。殷也。三仁。卻有三般。伯用。夫子亦未明言。其所以狀但微比也。作用易見。而箕子也。作用難知。即後來作洪範。封朝鮮。皆非蒙難時所能預知。且與殷無干涉。雖列於易象。其一段伴狂苦患。總無處討消息。欲撰此等文。又拋不下。作洪範封朝鮮二事。細思篇中最難安頓。看他提出大人來。為客。先把正蒙難一道帶出。法授聖化及民二道。大個冒頭。隨點出。仁人來。為主。因撇開比干。併命微子。存祀二道。認他。脚跟。狀後把他畢生事業。段段分應。大人之道。說即從其不為微子比干處。推出他當日用心。全在殷將。區未止時。希冀萬一。則仁人之苦。衰畢現。其布置甚。費幹旋坊本。或只攝出末段。可謂不善讀古者矣。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

首列三段。以稱箕子。

論云。
舊本載王
觀堂洪容
齋二評俱
評頌詞而
此集不載
頌故今刪

與音預

暮音模議
謀也

鮮音仙朝
鮮東夷國

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大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

尤殷勤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

言無所用林西仲曰此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

不為林西仲曰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亡吾國故不忍

且是二道有行止者林西仲曰各行是用保其明

哲與之俯仰晦是暮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墮而不息故

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林正仲曰大及天命既改

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為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大

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林西仲曰大及

封朝鮮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為

華化及民也箕子去此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民

貞信不淫僻其田民飲食以遵豆為可貴此仁率是大道

敷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林西仲曰應篇

三大道寫盡箕子一生事業於虜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之

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

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狀者也狀則先生隱忍而

為此其有志於斯乎林西仲曰蒙難是箕子意中事至授

故又補此一段以見仁人無一念不為社稷宗廟計也若

有意待周則忘君苟免之徒耳何足取乎此處極有斟酌

唐某年作廟汲郡今衛州歲時致祀嘉先生獨列於易

象作是頌云蒙難以正授聖以暮宗祀用繫夷民其蘇憲

慕音司俗

本集無者
也狀則四

名

取節文當
其周時起

至於斯乎

茅坤曰計

武庚未必

能為此故

曰或狀箕

子未必有

此意故疑

正字通

卷六

十一

童云憲音顯中庸注

云明盛貌蔣云渝變也

也誣音屈

憲大人顯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汚明哲在躬不陋為

奴行讓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有

懷故都時誣而伸卒為世模林西仲曰易象是列文王為

徒易明夷卦文王以此其子以此大明宣昭崇祀式乎古闕頌辭繼在後

儒林西仲曰自言作頌

謝疊山評此等文章天地間有數不可多見惟杜牧詩一首似此題項羽烏江廟云勝敗兵家不可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豪俊卷土重來未可知

洪容齋評子厚嘗自言每為文章本止詩書春秋易參少穀梁孟荀莊老國語離騷大史公此篇神骨有關世教真得經史之奧學者宜熟思之

茅鹿門評子厚文字多模前人體式唯當其時段自出新意此古人心思未及者也

范文正公名仲淹字希文宋人

嚴先生祠堂記

范文正公

子陵本姓莊避明帝諱改姓嚴光武拜諫議不受耕釣于富春山今有釣臺祠堂在嚴州桐廬縣○林西仲曰光武有知人之明者也既與嚴子陵同學知之必深觀其顧廬時有相助為理一語則子陵之才可用非但念其為故人欲以官爵報其私情明矣子陵不屈世皆多其輕功名而不知其正所以為功名也當時天下定矣雲臺諸公勲伐爛如而中興制弊炳炳麟麟業俸西京子陵自度受職有所建自總不能出羣工也右男子當為天下奇不得不於朝見之時尋個別行一路之法故當其共臥也足加帝腹追布衣也舊若不知故人之為天子者狀及其歸也長往不顧守布衣之常若不知天子之為故人者狀使人知天子至尊尚有釣徒為友况常人而可以京煥棄乎盛時泰交尚有高蹈為心况昏朝而可以奔競進乎東漢之風多重節義未必非子陵此舉倡也夫一代之治孰有大於風俗人心子陵雖不受職已與帝相助為理如此非其所以為功名乎此古人大作用非論世者所能識也文正此記首言其相尚繼

言其相成末言其有功名教總以道字作線持持論不刊千古傑作

先生起句不武也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

人本非正意始借用法也時臣妾億兆好句天下訛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也既

而動星象本傳帝引光與論道舊故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帝笑曰朕

故人嚴子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訛加焉惟

光武以禮下也林西仲曰題目只是嚴先生雖以光武對講意實一片玩對股起頭既而二字緊接

以節高也句便知在蠱之上九眾方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

事先生以也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

民也光武以也林西仲曰兩引易所以証其合於道而非苟為者蓋先生之心出

乎日月之上光武也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

言終相尚也

歸功于先生見當祀之意

決決流水貌

武也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大

是大有功於名教也仲淹來字是邦始構堂而奠焉乃復

為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復者漢法免租賦科役也又從而歌曰雲山

蒼蒼江水決決先生也風山高水長范希文作此記李大伯在坐問曰公此文

一出名世只一字未安公曰何字曰先生也德不如以風字代德字公欣狀改也蓋太伯因記中有貪夫廉懦夫六字遂思聞伯夷柳下惠

謝疊山評字少意多文簡理大有關於世教非後文也

朱晦菴評胡文定父子最不輕下入獨服文正公祠堂記

茅鹿門評范文正公此記清明峻潔也中自有雍容俯仰也態

顧迴瀾評記以簡重嚴整為主而忌堆疊窒塞以清新華潤為工而忌浮靡纖麗此記意高語瞻先儒謂

宋朝人物以仲淹為第一余於文亦賦

跋紹興辛巳親征詔州

辛稼軒

使此詔見於紹興以前可以無事雖此大恥使此詔行於隆興以後可以卒不世也伐功今此詔與虜猶俱存也悲夫

謝疊山評字少意多文簡理詳有關世教非徒以其文也

茅鹿門評語約而意盡不為別刻斬絕此言而其鋒不可犯

顧迴瀾評悲夫二字固是世變可莫亦是感慨處精神

袁州州學記

李太白名觀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大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

辛稼軒名
葉疾字幼
安

紹興宋高
宗紀年
隆興宋孝
宗紀年

春煉筆力

別後外切
竟削也

一本作袁
州學記
皇帝宋仁
宗

借字乃古
的字今訛

也○燿音
也○燿音

借字乃古
的字今訛

也○燿音
也○燿音

也○燿音
也○燿音

也○燿音
也○燿音

也○燿音
也○燿音

也○燿音
也○燿音

也○燿音
也○燿音

也○燿音
也○燿音

重似九鼎

屈力輝慮祇順德意法句有假官借師苟具文書法句或連數

城上誦弦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法句三十有二年范陽祖

君無澤知袁州范陽涿州祖君子始至進諸生知學官闕

狀字大懼人才放失儒效闕疎以稱上意旨通判穎川

陳君洗聞而是也字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愜隘不足改

為乃營治也東厥土燥剛厥佐面陽厥材孔良殿堂門廡

黜聖丹漆舉以法故生師有舍庖廩有次百爾器備於手

借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林西仲曰點出舍采

且有日林西仲曰舍菜即釋菜釋盱江李觀論於眾曰惟

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已謝云作學記不說虞夏商周自是欠事今只以一句道破筆力

重似九鼎

屈音揭場
也盡也
崇古文訣
德意作德
音官作官
古文析義
借師倫借
師注曰官
所以治師
所以教皆
假借名色
無任事也
實
文訣東字
下有北隅
二字殿堂
至法故十
二字作瓦
聲黜聖丹
流舉以法
故殿堂室
房無門各
得其度二
十字生師
作生徒

重似九鼎

卷六

四

糜於刀切

漢氏劉姓

世祖乃光武

林西仲曰如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尉八屬皆靈帝時人又云曹操等皆獻帝時人猶文訣尤作

譚即談作輩者非忠孝之心勃然而生真布帛菽粟不可無

益見秦以山西麇六國麇毒殺成人也漢書麇慕蘭山下六國謂韓魏齊楚燕趙欲帝

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壯語武夫健將賁降恐後何邪

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焉耳此學廢孝武乘豐富

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于靈獻艸茅危言

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羣雄相視不設

去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此學之修一今代

遭聖神爾袁得賢君法句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跡天下治

則譚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孝尤當仗大節為臣死忠為

子死孝謝云此等文章關涉使人有所賴且有所法是惟

朝家教學之意林西仲曰已上論取大旨雖以治亂分提語意重在仗節一邊與上文秦漢對針諸

者

生皆有出身加民若夫弄筆墨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

子之羞抑亦為國者之憂東語收拾得好○袁州學記卷一太伯文河東柳淇書京兆章文

真篆時稱三絕

謝豐山評宋朝大儒作學記多矣三百年來人獨善誦袁州學記非曰筆端有氣力有光燄超然不羣其太論高遠宏大不離乎人心天理宜乎讀者樂而忘倦也葉水心有云為文不足關世教雖工無益也可下與知者道

樓迂齋評議論關世教筆力老健

朱晦菴評蘇老泉父子自東中戰國策得也故皆自小處起議論太伯此文得之經中雖淺狀皆自大處起議論

茅庶門評李太伯文尚平正明白狀袁州州學記亦已有此巧處了

書洛陽名園記後

李文叔名去非

洛陽處天下之中，挾殺暉。殺暉，二山名。暉，音萌。之阻當秦隴之襟喉。

而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當無事，則已有

事，則洛陽必先受兵。予故嘗曰：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

候也。林西仲曰：此段言洛陽關係天下。唐貞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第

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

池塘竹樹，兵車蹂躪，廢而為邱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

而為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無餘處矣。予故嘗曰：園囿之

興廢，洛陽盛衰之候也。林西仲曰：此段言名園關係洛陽。且天下之治亂

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囿之興廢，而

得則名園記之作，予豈徒然哉。林西仲曰：此段總上二段，言洛陽名園不可無記。

有此文章方可傳，不狀虛詞浮語，雖工何可傳哉。

警有仕者

嗚呼！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放乎一己之私，自為之而忘天

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已。林西仲曰：以監戒意作結，妙在

忘天下之治忽，句與首段天下治亂句相應，融成一片，篇法完密。

謝疊山評：名園特遊觀之末，今張太其事，恢廣其意，謂園囿之興廢，乃洛陽盛衰之候，洛陽之盛衰，乃天下治亂之候，是至小之物，關係至大，有學有識，方能為此文。

胡焯字評：天下治亂，關於盛衰興廢，理數自狀，此記因盛而逆，料其衰，因興而追憶其廢，俯仰之間，寄一感慨，而文字變

化，亦極其趣。

岳陽樓記

范文正公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岳州巴陵郡，滕宗諤字子京，謫守岳州。越

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

慶曆，仁宗年號。

月一化日

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
 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林西仲曰狀湖
 而也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林西仲曰自朝而夕自暉而陰其氣象改換不同此言其景之大
 常也下文景之變景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
 矣所則北通巫峽蜀南極瀟湘楚遷客騷人予會於此覽
 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靈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蜀
 浪排空日星隱曜林西仲曰仰視如此山岳潛形林西仲曰俯瞰如此商旅不
 行播頌檝摧其檝久泊不行也坊本或作舟行破風
 傾摧則上面不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
 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大二柱此一段狀陰雨景象

氣象萬千四字包許
 多景致若
 在他人必
 費許多詞
 說
 下文許多
 意思皆自
 此而生

懷鄉憂讒

耀作躍

有光燄有氣慨
 后山詩話云文正為岳陽樓記用對語說時景世以為奇
 尹師魯讀之曰傳奇體爾傳奇唐裴嗣所著小說也
 茅坤云凡人做文字須是筆頭上挽得數百鈞起此公觀來筆
 林西仲曰覽物之情而悲者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
 伏下不以己悲句生出憂字
 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
 青林西仲曰是朝暉佳景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
 沈璧渙歌互答此樂何極林西仲曰是夕陰佳景登斯樓也則有心
 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此亦一柱樓上之變態萬狀
 而人情所感不過二端林西仲曰覽物之情而喜者伏下不以物喜句生出樂字嗟夫予嘗求古
 仁人之心或與二者之為何哉綴上生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人情之感不過上面二端而仁人之心出處居廟堂之高
 只是下致憂樂不在己則在物故一致耳
 則憂其民林西仲曰以一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林西仲
 君左右不能盡匡救之力江湖之遠是進亦憂退亦憂
 指遷謫言時解作隱逸憂君何為耶

五言詩集

卷六

六

仲曰進廟堂也。狀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

也。退江湖也。後天下之樂而樂歟。按言行錄希文少有大志

未雨綢繆。○林西仲曰安不忘危。○二句古仁人之心。噫微斯人

○吾誰與歸。○微非也。無也。結句有力。勢重萬鈞。○滕宗諒字

京作樓。范文正記蘇子美書。邵疎記篆須號三絕。

樓迂齋評。首尾布置與中。閉狀物之妙。不可及矣。狀最妙

與岳陽洞庭。同其廣大。

茅鹿門評

做大文字。須放胸襟如大虛始得。太虛何心哉。清輕之氣。旋轉乎外。而山川之流峙。草木之榮瘁。禽獸昆蟲之飛躍。游乎重濁渣滓之中。而莫覺其所以狀之。故文正公放得此心。廓然與太虛相似。故一旦把筆為文。或出或處。一憂一樂。如妍媸在鑑。如低昂在衡。決不至顛倒錯亂。雖

進而至于聖。經止文可也。

顧迴瀾評

文以玲瓏節奏為美。岳陽樓記。辟如絲竹繁奏。中有希聲窈眇。聽者悅聞。如川流迅激。自有迴

林西仲評

題是記岳陽樓。任他高手。少不得要說此。樓外佳景。以為滕公此舉。大有益於登臨。已耳。文正卻把這些話。頭點過。便盡情閣起。單就遷客騷人登樓興情。虛轉入古仁人用心。遂將平日胸中。致君澤民。先憂後樂。大本領。一齊揭出。蓋滕公以司諫謫守巴陵。居廟堂之高者。忽處江湖之遠。其憂讒畏譏。念寵辱之懷。撫景感觸。不能自遣。情所必至。若知念及君民。當憂自有不暇於為物喜。為己悲者。篇首提出謫守二字。本是此意。妙在俗他方。之遷客騷人。閒閒點綴。不即不離。謂之為子京說法可也。謂之自述其懷抱可也。即謂之遍告天下後世君子。俱宜如此存心。亦無不可也。請此其所以為文正

公止
文與

增纂評註文章軌範正編卷六終

增纂評註文章軌範正編卷七

乎字集

宋

疊山先生

謝枋得

批選

明

鹿門先生

茅坤

訓註

九我先生

李廷機

評訓

迴瀾先生

顧充

集評

日本

羅州先生

源暉辰

校訂

小心文

韓文公蘇東坡二公止文皆自莊子覺悟此集可與

莊子並驅爭光。

○○祭田橫墓文

韓文公

是年公試宏詞科不售又三上宰相書不報去京師過潼關有感二鳥作賦既歸河陽又如東京作此文時公年二十八

言已所以

祭田橫之意

此蓋今世所稀之意

韓公感慨

之意蓋明矣

韓文紀抑
作豈亦作抑

五百人皆從橫歟不可謂非賢乃天命耳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感橫義高能

得士林西仲曰通篇結穴在此句因取酒以祭為文而弔之其辭曰事

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

為使余歔歔而不可禁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度幾乎夫

子之所為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當秦氏之失鹿

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鉞

抑所寶也非賢亦天命也林西仲曰橫所得士不但不能為橫與王併不能為

橫脫成非士不堪用此引孔聖亦云其違違苟蓋天命不可力爭耳管闕里之勇士孔聖亦云其違違苟

予行也不迷雖顛沛何傷林西仲曰但有能得士之高義足矣不當以成敗論自古

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踞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

享林西仲曰結上取酒為文二句

林次崖評敬慕之情悲傷之意藹然可掬文僅百餘字而旨味無窮字字金玉可珍可愛真命世之作也

茅鹿門評田橫一人死而五百人皆從之蓋必有所以得士心者韓公負命世之才嘗欲為知己者用而

世無其人其有慕于橫之義所以戲歎嘆息若有所獨感焉者而作文以祭也觀其辭可想見其

心不狀橫一木疆人耳公何慕也深哉

○生梅直講書

蘇東坡

某官執事每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奭常切悲周公必不

遇及觀史見孔子厄於陳蔡止閒而絃歌止聲不絕顏淵

三蘇文選
某官執事
四字作轉
切字作籍
字
鴟鴞詩
風篇名小
序云鴟鴞

此書散說
起不用冒
孔子厄於
陳蔡事見

踞音技長
跪也
享平聲

三蘇文選

卷十

二

周公救亂也成王未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止曰鴟鴞焉

家語及史記

三蘇文選

答問作問

答油狀作猶狀

以孔比歐

梅以其後

自比意高

自處亦高

空中發此

高論當與

放鶴亭記

作一處看

茅坤云此

稱頌有據

古人作書

不虛笑曲

仲由止徒相與答問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

邪吾何為至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

狀不容何病不容狀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

勇財吾為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

此李本寧曰樂乃今知周公止富貴不如夫子止貧賤夫

以召公止賢以管蔡止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

富貴而夫子止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止賢才則亦足與

樂乎此矣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

其為人如古孟軻韓愈止後而又有梅公者從止遊而與

止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為人意

譽如此

文選羣聚作羣至

一本取下有焉字

向嚮同

有情思

此言已止

樂處與上

其徒足以

相樂相照

應

子瞻方少

其飄然脫去世俗止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為對偶聲律

止文即作詩及詞賦止類求升斗止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止門

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止士羣聚於禮部

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止軾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止

人執事愛其文以為有孟軻止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

為世俗止文也而取是以在此非左右為止先容非親舊

為止請屬而向止十餘年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為

知己退而思止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

賢焉而為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止俸從車騎數

十人使問巷小民聚觀而贊歎止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

一本溫下
有狀字

手其意氣
若此宜其
為一代人
豪也

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
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
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嘉祐間歐陽公知貢舉梅聖俞作參

評官取東坡第二時有聲如劉焯者皆不預選放榜後士論洵洵此書疑有為而生

呂雅山評

恣情縱筆極瀟灑變態之妙此豈俗人胸襟可及又云此書及上韓太尉書即歐陽公所稱老

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者也蓋東坡試禮部實梅聖俞所取此書中禮部試後謝梅公者識見高邁筆意清婉真天下之至文

錢文登評

東坡嘗言凡文章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米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不是平淡乃絢爛之極也觀東坡中式諸論及當年上諸公書是何等氣象何等采色初學讀此下筆自狀湧湲無窒塞拘滯之病

一本中式
作中試

文選二人
作一人

東涯曰他
人做此必
於必不必
下緊說貴
富二頃今

此正可疑
者

三槐堂銘并序

蘇東坡

王晉公祠事太祖為知制誥太祖遣使魏州以便宜
付之告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時溥為相也蓋魏州
節度使符彥卿太宗夫人之父有飛語聞於京祐別
太宗於晉邸太宗卻左右欲與之語祐徑趨出至魏
州得彥卿家僮二人挾勢恣橫以便宜決配而已及
還朝太祖問曰汝設保符彥卿無他意乎祐曰臣與
符彥卿家各有百口願以臣之家保符彥卿又曰五
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致享國不長願陛下以為
戒帝怒其語直貶護國軍行軍司馬華州安置七年
不召太宗即位召兵部侍郎召不及見而薨初祐赴
殿時親賓送於東門外謂祐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
祐笑曰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者文正公且也
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
有為三公者矣已而果然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
有後二者將安取哀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眾者勝天天

貴壽有後
三者錯綜
說重狂有
後上接王
氏子孫來
語似交互
而意亦自
完畢竟不
貴不壽天
也未定者
而子孫之
賢則天之
定也

以此判斷
始得

即夫子後
周意

暗說一段
文勢甚委
曲

天之未定

天之既定

定亦能勝人世也。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為
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也
未定者也。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
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
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考之而其可必也
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朕後其
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
王公王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
以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
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王旦相真宗

李本寧云
前言其可
必也密矣
此言天也
果可必也
正是決詞
以應天可
必乎之說
轉盼有情
文選契作
券

與上守文
太平之主
共天下之
福相應

此段說三
槐之兆不
止文正公
又以屬于
後人見王
氏止得天
未已也
意思有餘
不盡

謝云收終
無懈語是
學史記

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此時享其福
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於物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
否。而晉公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
左契交手相付。吾以是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
而見其子懿敏公王素。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
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與其子孫之
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拙筠者。其雄才直氣真不相上
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
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
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

起便迥別

言種槐即

是種德

惟德上符

德字使不

苟若謂功

名上符則

陋甚

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

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

相時射利皇郵厥德度幾僥倖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

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上符嗚呼休哉

謝疊山評文字下手處最嫌直突此篇先以疑辭說起後以正意決之方見文勢曲折之妙

表忠觀碑

蘇東坡

熙寧宋真宗紀年

古人嘗稱

倫文敘事

難于議論

此文敘事

得體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

軍事臣抃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

子孫墳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

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音始以鄉兵

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

董昌而自居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

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獻王仁佐遂破李景

兵取福州而仁佐上第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影以迎周

世宗上師其後卒以國入觀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

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

數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上民罔有子遺而吳越地方千

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治鑄于山取地產上寶象犀珠玉熬煮于海取為鹽上利

上富甲於天下朕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

五代梁唐晉漢周

李景據福州仁佐破之兼取其土地也此段以他國形容比於言其有功于天

大兩柱正見嚴整處

此段又以他國形容言其有力于朝廷。劉崇改名旻有河東之地。東涯曰請吏者奉地降于宋請求其守臣也。註誤。隗瑒說河西寶融曰靈始滅亡此一姓不再興止效當各據土宇與隗瑒合從高可為六國下不失為尉。

至於老成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舞之聲相聞至於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西蜀江南負其險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狀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成以抗王師積骸為城釀血為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止。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于朝。納貢於太宗請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吳越王視去其國其命願為屬吏。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如過傳舍之易也。其有功於朝廷甚大。答寶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大牢。今錢氏功德殆過于融。李本寧兩字收上有德于斯民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有功于朝廷二柱意。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

他融不從。決策東向。遣劉鈞奉書詣雒陽。帝報融。書曰將軍欲輔微國當勉功業。今之議者必有任器殺尉陀制七郡止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因授融涼州牧。書至河西皆驚以為天子明見万里之外。

一本音作因。西漢語。不說朝廷如何區處。只收拾以制曰可三字。茅云文忠他銘不及此篇。

祠曰妙音院者為觀使錢氏之孫為道士曰自狀者居之。凡墳廟止在錢塘者以付自狀。其在臨安者以付其院。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植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度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味成以聞。制曰可。神宗降詔許可。其妙音院改賜名表忠觀。銘曰。天目止山。安古。若水出焉。若水自天。龍飛鳳舞萃于臨安。郭璞地記云。天目山前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言篤生山勢如龍之飛。若鳳之舞。萃于臨安也。臨安古名。真入絕類。離倫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錢王仰天。月星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為東。殺宏誅昌。殺劉漢宏。奄有斬董昌。

蠻一作蠻

正字車車

卷十

吳越金券玉冊以銘其功虎符龍節以旌其忠大城其居包絡山川

左江右湖長江西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以奠父老擘如神人

玉帶越馬以玉帶跨馬而踰越休息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筐相望大

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

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止天祚忠孝世有爵邑允

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

昆龍山止陽歸焉新宮匪私于錢惟以勸忠非忠無君非

孝無親凡百有佐視此刻文

潘子真評東坡作表忠觀碑王荊公置座隅葉致遠揚德逢一人在坐有客問曰相公亦喜斯人之作也公曰斯作絕似西漢坐客嘆譽不已公笑曰西漢誰人可擬德逢對曰王褒蓋易之也公曰不

馬一作狀

銘其待真
主之本心

帝謂四句
歸功于上

林次崖評
當州味之
初孰無觀
觀之志錢
氏保障一

方以待真
主可謂知
義知命有
功於國家
生民矣此
碑鋪敘登
揚大類歐
陽公豐樂
亭記而雄
健光燄又
似過之者

孟東野名
郊管居苦
吟與韓愈
張籍等為
友更唱迭
和愈詩有
東野動警
俗天葩吐
奇芳之句

樓迂齋評發明吳越之功與德全是以他國形容其比出
來方見朝廷坐收土地不勞兵革知他是全
多生靈來墳墓上尤
切意在言外文極典雅

李性學評子瞻表忠觀碑終篇述趙清獻公奏不增損一
字是學漢書王介甫以為諸侯王年表則非也

茅鹿門評通篇以疏為序事止
文絕是史遷風旨

○○送孟東野序韓文公

林西仲曰按昌黎少時夢人與丹篆一卷強吞之爾
有一人拊掌而笑覺後胸中如有物下咽自是文章
日麗後見孟郊乃夢中傍笑者是兩人文詞皆本天
授為最得意之友而是篇為得意之文也其大意以

三言九卷

卷十

為千古文章雖出於人卻都是天止現身不過借人聲口發出猶人止作樂借樂器而傳非樂器自能傳也故凡人止有言皆非無故而言其胸中必有不能已者這不能已便是不得其平為天所假處篇中從物聲說到入言從入言說到文辭從歷代說到唐朝總以天假善鳴一語作骨把個千古能文的才人看得異樣鄭重朕後落入東野身上盛稱其詩與歷代相較一番知其為天所假自當聽天所命又扯李翱張籍二人伴說用從吾遊三字連自己插入其中自命不小以此視入世止得失升沈宜不足以入其胸次也語語悲壯俗眼錯認不平二字為不得用扼腕何啻千里獨不思篇中言皋陶言禹言夔言伊尹言周公皆稱其鳴止善其不平處豈亦為不得用而朕乎即未段說入東野身上亦以鳴國家止盛與自鳴不牽兩意雙敲原未嘗料定東野一生必不得用到底也安得以不平二字為疑乎坊本全不知講究本旨只贊其用許多鳴字不見重複為佳而塾師轉相教授囫圇讀熟噫鷄與止言天蛙與止言海不蹈失言止過乎更世俗想冤者動謂止不平止鳴尤謬妄可笑

此句是一篇大旨似論旨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

林西仲曰不平二字是一篇止線有聲皆謂止鳴

州木止

無聲風撓止鳴水止無聲風蕩止鳴其躍躍也或激止其

趨也或稷止其沸也或炙止

林西仲曰躍趨沸皆有聲三句單承水來

金石止

無聲或擊止鳴

金石州木各只以一句而水分出四句此是不整齊中整齊錯綜妙處○林西仲曰

從州木水轉入金石為下文樂字伏脉已上言凡物止鳴非無故自鳴皆有使止者以起下文人言正意

於言也亦狀

此以金石州木引入人來有不得已而後言

有思其哭也聲有懷

者乎

固此一節論入聲止鳴有類于物

樂也者聲○又假樂鬱於中而泄

於外者也

泄發也鬱于中而後發泄于外善下語○林西仲曰鬱不平止意從詞哭轉入樂為下文詩詞

伏脈擇其善鳴者而假止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止

生出善鳴二字最妙

為下面議論張本

朱文公曰上文已再

設古奪字

言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矣則此又言人聲之精者為言而文辭又其精者故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又字尤字正是關鍵血脈首尾相應處

善鳴者也

林西仲曰從樂字生出善字假字為下文天假無人自言皆有使之者維天之於時也亦狀此又以天時猶人假八音以為樂也

蟲鳴以風鳴冬四時止相推寇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

無人推原及此林西仲曰推奪所以為不平是聲之所由出天字是一篇綱領已上言四時有聲皆天所假以起

下文天假其於人也亦狀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

又其精者也林西仲曰承上人言字尤擇其善鳴者而假

止鳴其在干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之以鳴夔弗

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將無夏之時五子以其歌

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也善者也

林西仲曰皆天和其聲使鳴國家之盛者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也其聲大而遠

含自鳴其不牽二句意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天將使

金口木舌之鐸以其弗信矣乎抑不可信其事乎林西

鳴道豈得已哉其末也世降六變莊周以其蒸唐之辭鳴於楚

文詞垂教引論其末也世降六變莊周以其蒸唐之辭鳴於楚

語作証據甚確其末也世降六變莊周以其蒸唐之辭鳴於楚

莊周楚人著書名莊子林西仲曰蒸犬唐空也別是一

種鳴按韓文考真無於楚二字方云莊子蒙人蒙梁地

且舜楚成王之聘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其國雖大

未嘗仕於楚也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其國雖大

因以屈原止忠不用為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

騷為歌亦自鳴其不牽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

也謝云以荀卿齊孟子非其倫臧孫辰何人亦未見其有

道又與孟子並大豈可謂止以道鳴此文公學問偏駁

嬰音莖春
妹時人
聃音丹周
末人

處楊朱墨翟二人與管夷吾字仲齊大夫相桓公伯者
嬰字平仲相齊景公老聃李耳字伯陽著老子
管晏皆功利之說子為道家之宗申不害以黃

三才圖會
卷之七

好古慎字
倭音絞之
古文切

駢音并
此皆戰國
時人

林次涯曰
此段如江
河之有巨
隄得此一
障否則傾
瀉無收拾
矣

名止學相韓昭侯韓非韓諸公子與李斯俱師荀卿善刑
著書二篇名申子韓非名法律止學著書五十六篇名韓
子脊到韓大夫善刑名田駢齊人好談論鄒衍國推終始
五德尸佼魯人商君師止鞅入孫武齊人著兵法十三篇張儀魏
止說戶佼蜀著書二十篇號尸子孫武法十三篇張儀魏
散六國從連蘇秦洛陽人說六國從親以擯秦
衡以事秦蘇秦止屬蘇秦洛陽人說六國從親以擯秦
淨寂滅或刑名慘刻或尚兵書以啓殺伐止
計或尚縱橫以行游說止謀皆非吾道止正皆以其術鳴
各用其術以鳴于時也○林西仲曰鳴雖不同秦止與李
乃天運所必趨猶四時之相推奪皆可謂之善

斯鳴止威令漢止時司馬遷有本紀世家列傳止相如子
虛上林大人長揚雄有甘泉河東長楊枝獵最其善鳴者
門宜春止賦揚雄止作與大玄法言止書

也亦漢人止善鳴者也○林西仲曰自唐其下魏晉氏鳴
者不及於古指虞夏商周狀亦未嘗絕也狀亦未始絕
就

其善鳴者韓文考異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
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林西仲曰即當日
成其為善將天醜其德莫止顧邪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
鳴如此又胡為不善于鳴此一節歷敘前代止不鳴者揆相
也○林西仲曰若天月顧其德必假善鳴者使止鳴其
鎔○林西仲曰若天月顧其德必假善鳴者使止鳴其
鳴必不唐止有天下陳子昂字伯玉唐興為海內文蘇源
如此

原本洋作
淳公據韓
文考異止
說改止

以不善鳴
者形容善
鳴者
茅云感慨
波瀾又有
地位

將此六人
引起

纔入主人
不懈二字
下得育斟
酌

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字元賓為太皆以其所能鳴或賦
或代王言各隨其所長以鳴者見前數其存而在下者自
子是先達止人謝云此六句包括多

以下始入孟郊東野止鳴○林西仲始以其詩鳴其高出
曰存現在也在下不見用於時也

魏晉林西仲曰收不懈而及於古林西仲曰其無懈筆處
句與上文不及其他浸淫乎漢氏矣林西仲曰其他佳處
於古句相呼應

註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林西仲曰雖扯二人陪講加從吾遊三字連自己亦

藏其中何三子者止鳴信善鳴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

使鳴國家止盛邪不知天將養其聲止和平以大鳴國家

多鋪敘亦兼有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

不季邪抑且困窮其身思自喪其心腸從以鳴其不季止

此鳴也此兩句斷盡前面聖賢君子之鳴當時必先有此

謂止不平三子者止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

在下也奚以悲林西仲曰三子得天獨厚東野也役於江

南也有若不釋狀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也故昌黎

于天而解釋其憂謝云序因送孟東野作言其命

善鳴二字
干此方結
承接妙且
澹宕

此二句占
地步

時郊為溧
陽縣尉

謝疊山評 此篇凡六百二十餘字鳴字四十讀者不覺其繁何也句法變化凡二十九樣有頓挫有升降

李性學評 退之送孟東野序一鳴字發出許

趙南塘評 凡有懷而欲吐者皆為不

湯東澗評 此篇凡形之于聲者皆不得已於不得已中又有

唐荊川評 此篇文字錯綜大論乃爾

茅鹿門評 一鳴字成文乃獨得機軸命世才也前

錢豐寰評 從許子物許多人奇奇怪怪繁繁雜雜說來無

顧迴瀾評 此篇將牽合入天成乃是筆力

神巧與毛穎傳同而雄邁過之

或云赤壁山在武昌府城東南九十里又云圖經云在嘉魚縣西七十里其地今屬嘉魚蓋劉備居樊口進兵逆曹則亦赤壁在樊口也初戰操軍不利引次在江北赤壁當在江

前赤壁賦

蘇東坡

赤壁有三唯蒲圻縣高北岸烏林與赤壁相對乃周瑜破曹處東坡所遊則黃州之赤壁也建安十三年曹操自江陵追劉備順流東下備求救于孫權權將周瑜請兵三萬拒之瑜部將黃蓋建議以艫撞聞船載燥荻枯柴先以書遺操詎言欲降時東南風正急蓋以十艫著前餘船繼進去二里許同時發火火烈風猛燒盡北船操軍大敗石壁皆赤故曰赤壁

晁補之續離騷序云赤壁前後賦者蘇公之所作也曹操氣吞宇宙樓船浮江目中已無吳矣而周瑜年少黃蓋裨將一炬以焚之公譎黃崗數遊赤壁下忘意於世矣觀江濤洶湧慨朕懷古壯瑜功而賦之云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宋元豐四年○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林西仲曰○清風徐來水波不興○林西仲曰○舉酒屬

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林西仲曰○歌以待月也○此

時舟尚少焉○林西仲曰○出於東山上○前言清風此言月出○一篇未行○張本在此○徘徊於斗牛之間○林西仲曰○徘徊

此一段敘樂景

馬二字妙待而後出確是○活甚見得遲遲方出也○白露橫江水光接天○林西仲曰○點

寫出炆氣盛炆色凝下句寫出炆水滿○縱一葦小舟之所如○

徃凌萬頃之茫茫○林西仲曰○浩浩乎如馮虛御風○列子御

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謝云○余

夜泛舟大江月光水色與天宇合而為一始知此賦○於是

飲酒樂甚○林西仲曰○再點飲酒○扣舷而歌之○歌曰○謝云○學

桂棹兮蘭槳○舟中前推曰○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

望美人兮天一方○謝云○炆水清見底月在波中謂之空明○

此一段有悲歌感慨之意

夢音聲婦
無夫也與
發字不同

也。婿音邊長

謝云此一
段設為客
止言以發
明己之意
武昌即鄂
州夏口在
鄂州江夏
縣西
長公于赤
壁先有此

水而上曰流謂同朝也君子在天也一方○林西仲曰客
笑人同朝也君子四語從楚詞脫化來遊事至此已畢

有吹洞簫者無底者為洞簫倚聲而和之其聲嗚嗚狀如怨如慕

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舜幽壑止潛蛟吹簫而潛蛟亦舜喻

已潛伏于孤舟之嫋婦寡婦聞此亦法喻己孤大不得

諳所也聲悲哀之極能使無情者起舞有心者下淚以蘇子愀然

起下文愀然止問俗解謂喻己被謫孤大何說

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狀也問其聲何客曰月明星

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見文選魏武帝短歌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

樹三匝無枝可依○孟德曹操字也是為魏武帝○林西仲曰因赤壁追記古人之詩西望夏口東

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周郎名瑜字公瑾方其破荊州劉琮下江陵曹公自江順

一段故作
此賦

曹氏父子
聲勢一時

今惟空江
夕流而已
所以思昔
而悲今也

亦不能長存可勝慨然况吾與子漁樵于江渚之上客謂與子混漁

侶免鰕而友麋鹿林西仲曰比之破荊州駕一葉之扁

舟林西仲曰比之舉匏樽以相屬林西仲曰比之釀

何寄蜉蝣於天地蜉蝣小蟲名渠畧朝生暮渺滄海之一

粟林西仲曰比一哀吾生之須臾林西仲曰短羨長江之

無窮林西仲曰千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

乎驟得林西仲曰能長存者惟有飛仙而已我欲挾託遺

一世之雄
指曹氏父
子非周郎
也雀注誤
故刪之

茅曰長公
有此一段
見解纒借
周瑜事感
發

經鋤堂雜
志李太白
詩云清風
明月不用
一錢買東
坡赤壁賦
云惟江上
之清風與
山間之明
月耳得之
而成聲目
遇之而成
色取之無
禁用之不
竭是造物
者之無盡
者止無盡

響於悲風林西仲曰故寄此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
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林西仲曰水
亦莫不有其變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亦有毀壞之時
自其不變者而觀之林西仲曰水之未曾往月之莫消長
則物與我皆無盡也林西仲曰無盡解在下文莊子德
本而又何羨乎答上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止
所有謂軒冕冠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
明月應前清風徐來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月
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林西仲曰藏
去聲猶虛藏

藏也東坡
之意蓋自
太白詩句
中來矣風
月之不用
錢買而取
之無禁太
白東坡止
言信矣
野史云狼
起臥遊戲
弄藉州州
皆穢故曰
狼藉

子情思
通一本作
會言享也

止藏無盡藏出佛典言性體也風月任人取而吾與子止
用乃造物之無盡藏我生可以受用不窮而吾與子止
所共適林西仲曰正見物與我皆客喜而笑回悲作喜洗
盞更酌林西仲曰前因一番感慨飲酒暫歇茲有與子有
核既盡杯盤狼藉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謝疊山評此賦學莊騷無一句相似非超狀之才絕倫之
識不能也瀟洒神奇出塵絕俗如乘雲御風而
大九霄之上俯仰六合何物茫茫非惟
不掛之齒牙亦不足入其靈臺丹府也
茅鹿門評予嘗謂東坡文章僊也讀
此二賦令人有遺世之想
林西仲評二赤壁俱是夜遊此篇十二易韻以江風山月
作骨前面步步點出一泛舟閒勝遊已畢坡翁
忽俗對境感慨之意現前指點發出許多大議
論狀以江山無窮吾生有盡尚論古人遺跡教
獻憑弔雖文人悲殊常調但從吹簫和歌聲中
引入則文境奇其論曹公止詩曹公止事低徊

流連兩疊而出則文致奇盛言曹公英雄較論
我生微細蟬蛸短景對境易哀則文勢奇迨至
以水月為喻發出正論則南華楞嚴之妙理可
以包絡天地伎術造化尤非文人夢想所能到也

後赤壁賦

蘇東坡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

蘇子得廢圃于東坡而作堂焉號曰雪堂堂以大雪中為之因

繪雪于將歸於臨臯

公始至黃岡定慧院後遷臨臯亭亭在四車院

二客從予過

黃泥之坂

林西仲曰何曾有再遊想

霜露既降木葉盡脫

是十月影在

地

林西仲曰因葉仰見明月

林西仲曰因見影而舉頭見

月不曾久待而早出是望

月之顧而樂也

樂與前樂不同

行歌相答

林西仲曰未遊先歌與前

歌不同何曾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

此良夜何

林西仲曰已而二字妙至此而遊興纔動但客與酒散皆遊時所必須若待遊後點出便是前

提起夜遊之端有頭緒

篇印板文字矣故於篇首點出二客而此處又自客生出酒肴是其變換之巧處

客曰今者薄暮

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

隋唐佳話吳都獻松江鱸魚場帝曰所謂

甚見前此未曾思及殺則未曾思及再遊可知

顧安所得酒乎

以待子不時之需

林西仲曰酒出自婦更妙見前此未曾思及再遊可知

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

江流有聲斷岸千尺

冬月水小山高月小水落石出

林西仲曰水淺則舟低見

待月升到極高處始得見也

曾日月幾何而江山不可

復識矣

林西仲曰復字與復遊復字相應識認也舊解作

此非復萬頃茫茫也

與前遊之江山不相識認也予乃

有此二語方見得不虛此遊不狀一遊再遊何益

予乃

狀景寫情字字如畫山高句非曾中邱登筆下龍蛇者不能措二詞于此

攝衣而上

林西仲曰前遊止在舟中此則舍舟履巉巖上山岸矣江山不一景遊亦不一法也

遊披蒙茸

遊艸上 踞虎豹石類虎豹也 登虬龍古木有類虬龍者木上

遊攀栖鵲之危巢

林西仲曰上登極高處也必有是事 俯馮夷之幽宮齊

日馮夷華陰人服八石得水仙是為河伯 蓋二客不能從

焉林西仲曰至此極乎遊之樂無遠不至如何結局歸舟遂徐此一筆寫二客不能從以起下文孤注不能久留

之意且前篇與客遊到底此卻劃狀長嘯艸木震動山鳴撇開獨遊變換之奇一至此乎 劃狀長嘯艸木震動山鳴

谷應風起水湧將長嘯引清風撰 予亦悄狀而悲肅狀而

恐凜乎其不可留也林西仲曰亦字根二客來上面遊到奇險處客不能從此到驚怪動魂時

自己亦留不得矣所以為歸舟 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遊止矣 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

按翻音試
翼也縞音
稿素也曼
音夾
俛音免低
也

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曼狀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

去予亦就睡林西仲曰主客俱離舟中矣 夢一道士羽衣蹁跹過臨皋

此下揖予而言曰夢中 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夢中 俛

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此矣疇咎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鶴指

而非子也邪林西仲曰前篇既云枕藉舟中矣此番復睡舟中又是印板文字但歸去之後又無山無

水又無風月試問如何下筆完此一篇妙文不得不想夢遊一著朕夢中仍在赤壁則山水風月說个不了坡翁特

借徐佐卿化鶴故事點染作結却在臨皋而問赤壁一面回顧一面卸脫蜻蜓點水之妙盡於此矣 道士顧

笑林西仲曰若 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林西仲曰

戶何等癡絕朕不如是亦結不得此夢 不見其處不見道士指問之處也幻絕

謝疊山評學莊

虞邵菴評

陸士衡云賦體物而瀏亮坡公前赤壁賦已曲盡其妙後賦尤精於體物如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皆天狀句法末用道士化鶴止事尤出人意表

呂東萊評

此賦結處用韓文公石鼎序彌明意指鶴為道士亦暗使高道傳青城山徐佐卿化鶴事赤璧初遊必不知有再遊此事此番再遊則著著俱要照管前番矣山水風月不過如此前番既遊此番又重疊往遊有何意味作文者惟有別行一路止法前篇既是大意往遊此篇先從

林西仲評

不想再遊步步說來便是把柄故歸臨皋也忽狀有湊趣止客見人影也忽狀有湊趣止月暮得免也忽狀有湊趣止殺謀諸婦也忽狀有湊趣止酒狀後遊興勃狀不可遏矣但念景同前景遊同前遊猶止乎未遊也乃前番止頃茲狀今則斷岸千尺矣前番未出舟中一步今則攝衣攀躋無奇不接矣前番舟中與客共遊今則舍客而上獨遊矣前番客止悲轉而為樂興舉而更酌今則已止樂轉而為悲興盡而登舟矣前番枕藉舟中今則就睡戶內矣末以醒時

見孤鶴夢中見道士幻想作結其變換皆非文人意想所及若無前篇不見此篇止妙若無此篇不見前篇止佳而僧父乃欲置軒輕於其閒以後作勝前作坡翁有知能無齒冷

阿房宮賦

杜牧止

始皇三十五年以咸陽人多先王止宮庭小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于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北顛以為闕為複道自阿房渡渭屬止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山曲也房居也乃舊地名宮成未更名而燬故天下只云阿房

六王畢四海一

秦始皇十七年攻韓得韓王十八年攻趙虜趙王二十一年取燕得太子丹也首二

十二年攻魏魏王降二十三年虜荆王二十六年攻齊得齊王蜀山兀阿房出蜀山木盡

此且言作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林西仲曰極言其高宮止由也

驪山北構而西折自驪山北結屋直至西南四折而委曲焉直走咸陽直赴咸陽殿為

宮太二川溶溶流入宮墻林西仲曰二川渭川樊川也此六句總敘宮之高而大五步

一樓十步一閣林西仲曰正宮離宮之外空閒處多建樓閣備游觀相隔僅五步十步極言其多也

廊腰縵迴簷牙高啄簷牙尖彎如牙高聳若鳥之啄各抱地勢林西仲曰

勢也高下向背以為樓閣屋中心聚處其勢如鈞屋角自相鬪湊焉鈞心鬪角林西仲曰鈞心指廊腰

鬪角指簷牙上分言此合言也鬪湊焉盤盤焉困困焉桓止貌

困困輪囷蜂房水渦遠望天井如蜂窠焉水蠹不知其幾

千萬落瓦溝蠹蠹焉不知簷滴止落處長橋臥波自阿房

北咸陽以象天極未雲何龍隱居詩話云牧謂龍見而雲有長橋臥水坡上故用龍以比橋成云未雲而

龍蓋舞雩所以召龍龍者龍星也今未雲何為而龍言橋之勢如龍耳古本作未雲何龍當以未雲為是複道

行空阿房為閣道自殿直抵南山之巔以不霽何虹複道

朱碧相照有高低冥迷不知西東林西仲曰就長橋複道若虹之光彩

道路之麗上段既言樓閣之密若無此段言此六句敘宮中橋梁則不知宮中有空濶之處作者真苦心也歌臺暖響春光

融融林西仲曰歌臺殿冷袖風雨凄凄披拂寒如風雨一

日之內一宮之閒而氣候不齊林西仲曰寒暖隨歌舞而變異

舞之如嬪媵嬌自皇后而下次為妃為嬪又以其次則為媵為嬌皆宮女也在阿房宮中者林西

仲曰六王子皇孫秦之公族西驛樓下殿輦來於秦林西

朝歌夜絃夜以絃為秦宮人歌舞來生下文承上明星

熒熒開粧鏡也粧鏡止多且光綠雲擾擾梳曉鬢也新

如天外涓流漲膩棄脂水也早朝洗脂粉之水入渭河烟

其引喻比興曲盡其

卷一

一

林西仲曰此十句敘宮中樓閣之盛

觀堂志林云人無經學作文字便害義理杜牧作此賦曰未雲何龍此誤以龍見為真龍也此猶是誤使事直更有義理者

百引龍見而事為說者恐謬

此類固多此節極言宮中奢侈

○嬪音賓 ○媵音孕 ○嬌音齋 ○輦力展 ○切音鄺 ○熒音螢 ○鬢音環

斜霧橫焚椒欄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輾輾遠聽杳不知

其所也輾輾車聲行也漸遠也○林西仲曰若俗手作此必云開粧鏡似明星熒熒梳曉鬢似綠雲擾

擾等語矣總是此意而文法轉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縵太

遠視而望季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始皇在位三十六年有終其身而不

得二見者○林西仲曰若說終身不得見焚趙之收藏韓

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世幾年取掠其人倚疊如山西

仲曰六國止君奪其國一旦有不能輸來其閉晦菴云當

謂幾世所積而有若云取足于一且則不能鼎鑄玉石金

塊珠礫林西仲曰寶鼎如鑄美玉如石棄擲灑逸也道路秦

人視止亦不甚惜林西仲曰此段十二句敘宮中珍嗟乎

一人止心秦王千萬人止心也天下秦慶紛奢人亦念其

家林西仲曰人奈何取止盡鑄銖用也如泥沙林西仲曰

損人使負棟止柱於南畝止農夫架梁止椽於機上

益己使負棟止柱於南畝止農夫架梁止椽於機上

止工女釘頭磷磷於在庾止粟粒瓦縫參差於周身

止帛縷直欄橫檻於九土止城郭管絃嘔啞於市人

止言語使天下止人不設言而設怒獨夫止心日益驕固

戍卒叫陳涉呼函谷舉漢高楚人一炬項羽燒可憐焦土西

國也非秦也林西仲曰根上取掠其族秦者秦也非天下

也林西仲曰根上取止盡鑄銖等句來此六句嗟夫使六

也林西仲曰根上取止盡鑄銖等句來此六句嗟夫使六

激切感慨語尤雄偉

上文敘其修此則嘆息而言其

此截極言秦以奢侈自取敗亡之禍

此截極言秦以奢侈自取敗亡之禍

此截極言秦以奢侈自取敗亡之禍

此截極言秦以奢侈自取敗亡之禍

此截極言秦以奢侈自取敗亡之禍

此截極言秦以奢侈自取敗亡之禍

此截極言秦以奢侈自取敗亡之禍

此一結大含規戒也。賦中。其意思悠長。蓋無終窮其可咏歌者矣。

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使秦既併六國。則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仲曰。兼愛六國。此五句。反說。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邵二泉評

此篇宏壯巨麗。馳騁上下。累數百言。至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其論盛衰之變。判于此矣。末一段尤含餘味焉。

洪容齊評

唐人作賦。多以造語為奇。技止阿房宮賦。明星熒熒。至所止也。其比興引喻。如是其侈。狀楊敬止華山賦。又在其前。敘述尤壯。曰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十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螳垤。臺九層矣。醯雞徃來。周東西矣。蟻蟻紛紛。秦速亡矣。蜂窠聯聯。起阿房矣。俄而復狀大建章矣。小星熒熒。焚咸陽矣。累累滿粟。祖龍藏矣。後又有李庾賦。西都云。秦址薪矣。漢址

彥休評

蕪矣。西去。十舍。鞠為墟矣。代遠時移。作新都矣。其文與意。皆不逮楊杜遠甚。敬止賦五十字。唱在人口。賦內也。句如上。數語。杜司徒。佶。李太尉。德裕。常所頌念。技止乃佶諸孫。則阿房宮賦。實模倣楊作也。

李于鱗評

此賦峻峰激流。景出象外。而窘烈邊幅。唐文至此。一大振矣。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文公

林西仲曰。按李愿為西平王晟之子。左僕射。想此凡曾為武寧節度使。以罪去職。不但非抱道不仕真面目。即歸隱之樂。亦未必遂其本懷。所謂大丈夫之言。或出於愿。或不出於愿。俱未可知。細思此等題目。不得這般作法。便有許多礙手處。更按廣輿記。盤谷屬懷慶府。濟源縣。乃公故里。愿曾居此。與公有舊。所以稱為友人。其為節度使。至元和十年。猶奏破李師道軍。送歸云者。謂去職之後。送之還故居也。此番盧郎中雲夫。亦有送歸詩兩章。公和詩內。稱愿為李侯。則此序非愿未仕之先所作。可知矣。且云。我今進退幾

明李濂濟源游記曰。盤谷在濟源縣北二里。唐李愿隱居于此。昌黎韓公有序送之。而是谷遂顯名于世。按韻書。盤盤古通用。蓋山石之安固者。

李愿世臣。西平忠武王晟之子。

荀子曰國
安于盤石
漢文紀盤
石也宗是
也韓謂環
兩山之開
曰盤又曰
隱者之所
盤旋余游
其處則見
諸峯直上
蒼翠噴霧
蔚然深秀
秀視他峯
多舉確插
起危若飛
墜而此獨
平穩似此
謂安固者
為是谷口
有農夫數
家岬屋參
差榆柳夾
蔭韓序所
謂岬木叢

茅云兩或
曰文多跌
宕結胎在
隱者所盤
旋一句
人之稱句
是顯綱直
管到我則
行之
利澤施句
此言得行

時決十年蠢蠢隨朝行以愿之歸能決進退而公自
國子博士算起隨班在朝至此恰是十年每一開口
便犯時忌如目前論淮西事宜為執政所疾自恨蠢
蠢無以自見也故又云行抽手板付丞相不待彈劾
還耕桑即序末所謂膏車秣馬從子于盤之意而愿
被彈劾去職亦在言外是為元和十一年所作無疑
乃舊本有云作于三十四
歲誠不知其何所據也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地名在孟州齊源縣盤谷之閒泉甘土肥草木

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閒故曰盤或人謂環

閒如盤焉林西仲曰就谷中居人名盤也又一幽僻

阻遠隱者之所盤旋說雖雙提卻側重下意以起下

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

利澤施於人林曰名聲昭於時先提出功名不狀則鄙夫

茂居民鮮
少至今猶
狀也公之
序濟源舊
有石本在
張端家乃
貞元中縣
令崔決刻
其後書云
昌黎韓愈
知名士也
高愿之賢
故序而送
之嗚呼盤
谷不過太
行一支山
耳乃獲公
一序輝映
古今余又
溪慶夫效
也山也道

其志
此段形容
許多得意
之態
頗音英
裾音居
賢於計切
茅云此言
侍妾之樂
此見文公
非以隱為
高者
此祖屈原
漁父辭
看他形容
許多閒適

行徑非大
丈夫矣
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林曰寫

在外則樹大旗旄羅列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止

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林曰寫喜有賞怒有刑林曰寫

才峻秀滿前道曲盡形容而譽德入耳而不煩林曰寫曲眉豐

頰清聲而優體秀外而惠中外貌秀而充裕飄輕裾翳長

袖林曰寫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如寵而負恃彼得寵

如也而恃其所爭妍而取憐極摹寫之妙大丈夫之遇

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

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林西仲曰自利澤施於人句至此

於命而已妙在吾非惡此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

此態。篇中一說。仕者一說。隱者皆有。著落此說。不安于隱。求進不得。者之所為。是無著落。若費大文。夫處世不。出此二者。

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林曰：寫居處之幽。採於山，美可茹。謂

時惟適也安。林曰：寫晨昏之逸。與其有譽於前，詎若無毀於其後。

與其有樂於身，詎若無憂於其心。分別輕重甚妙。○林云：寫無得亦無喪之意。

車服不維，刀鋸不加。車服之賞，不結縛于我。刀鋸之刑，不加害于我。看他用字，理亂不

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也。我所為也。我則行也。西

仲曰：自窮居而野處，句至此，言不得志者之事。自我行也，不待再計而決。伺候於公卿之門，奔

走於形勢，止途足將進而致趨。行也。貌。口將言而囁嚅，欲

不言處，污穢而不羞。林云：伺公奔奔，不暇擇地而處。觸刑辟而誅戮，有觸犯

刑辱，僥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觀非分之福，其於為

賢不肖何如也。肖，似也。此其人視上面兩樣物，詎賢孰

各是三樣人，如身親為也者。此人物之妙，宛轉反覆，三百

字，只一句結了。自此以下，方是退也。自說。此一節，汲汲

求進也。人。○林西仲曰：自伺候公卿，句至此，言不得志而

求於得志也。人。○此等人，也。賢不肖，當有定論，卻不斷然

止用何如二字，敲問一句，冷雋有味。坊本言與，昌黎韓愈

上文兩樣人，較論孰賢孰不肖，反覺板滯不靈。昌黎韓愈

聞其言而壯也。林西仲曰：止用壯也。與之酒而為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林西仲曰：應上土，朋也。

不叶嗣，讀朱晦菴韓文考異內，載沿字，昌黎解論，盤之阻

語，沿乎沂，句作沿乎沂也。誤則此處用沿字，無疑。盤之阻

誰爭子所。林西仲曰：應上勢阻，句阻。隔窈而溪，廓其有容。

林云：容，繚而曲，如往而復。林云：二句承上阻字，嗟盤之樂

來，俱言盤之形勢。

一歌尤洒落

繚音了

秋音者，想音，行止也。礙也。囁音，嚅音，復縮也。

理治通

虎豹句言
燕禍害

秣音末
徇音常
徇音羊

兮樂且燕矣

樂之極也。○林云：虎貌遠跡兮，蛟龍遁藏。林

凡山居慮虎貌水居忌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盤中亦無

魍魎之屬，似有鬼神守護者。○此因上文有窈窕繚曲之

語，疑與人間隔遠或不無虎貌蛟龍不祥之患，故又言其

無此以形其地之善耳。坊本有註出飲且食兮，壽而康。燕

道高龍虎伏德重鬼神欽，豈不可笑。飲且食兮，壽而康。

不足兮，奚所望。林西仲曰：望平聲，既飲食於此，能壽且康

自虎貌遠跡句至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於盤兮，終吾生

此總言其可樂處。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於盤兮，終吾生

以徜徉。徜徉猶徘徊也。終我生以徘徊其閒，不為富貴之

上句奚所望三字生來。○以相從意他結方結

得佳不狀無可歇脚處。此作文不易之法也。

蘇東坡評：歐陽公言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詞而已。

已平生欲效此作，每執筆輒罷，因

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步獨步。

樓迂齋評

一節是形容得意人，一節是形容閑居人，一節

林次崖評

凡送隱者必左仕者，便欠平正。此作盛稱隱者

茅鹿門評

通篇全舉李愿言，自說只數語，此又別是一

歸去來辭

○去者，去彭澤也。陶靖節

歸去來辭

○去者，去彭澤也。陶靖節

歸去來辭

○去者，去彭澤也。陶靖節

歸去來辭

○去者，去彭澤也。陶靖節

歸去來辭

○去者，去彭澤也。陶靖節

歸去來辭

○去者，去彭澤也。陶靖節

韓子蒼曰：傳言淵明以郡遣督郵至，即日解印綬去，而淵明自敘以程氏妹容云，并武昌余觀此士既以遠已矣，又鬼役於口腹意不欲仕久矣，及因妹喪

文選集成
不日我與
世而曰世
與我和婉

指當路故
人謝絕人
事

万物靜觀
自得氣象

入。撫孤松而盤桓。林云景古影字言天色漸昏自遠而近不可遙覽惟撫松盤桓未忍捨去見園

中止成趣無盡樂亦無盡也松字根上面松菊菊

不可撫而松可撫俗解謂賞其堅貞穿鑿可笑歸去來

今請息交以絕游。林云息交便絕游是一起事凡人律來交際送迎問遺皆是不必指定當路

貴人。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今焉求。林云此言所以息交絕游止故也駕言俗

用詩經駕言出遊句以不合悅親戚止情話樂琴書以消

時宜止人向人強顏何益。林云言情話則絕口不談世事可知雖憂世之心未能

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林云已下至未皆殺農事也樂應篇首田字

或命巾車或掉孤舟。林云舟行向西疇既窈窕以尋經

窈窕深幽貌壑淵水亦崎嶇而經邱。崎嶇險也○林○感○木○欣○

物。○林云舟行所歷○欣欣○泉涓涓而始流。泉涓涓

貌。○林云舟行所見○羨萬物○得時感吾生○行休

林云得時指木與泉言前此木已零落春及則生意萌動

故向榮向者趨于榮尚未能榮而有榮此機前此泉已涸

結春及則東風解凍故始流始者甫能流尚未盡流而有

流此機皆得時使狀豈不可羨若吾及當與世相遺止時

自茲以往而畢生之功名事業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

曷不委心任去留。林云言雖一時觸物與感但念及人生

放下聽其自然乎去留即成胡為乎遑遑欲何止。林云言

生也成生可忘何事不可已胡為乎遑遑欲何止何苦役

役用心欲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林云言形止留也欲

何所往乎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用心存求富貴則富

貴非吾願矣形止當去也欲用心往求帝鄉則帝鄉不可

期矣胡為乎遑遑哉帝鄉二字出莊子謂上帝所居即仙

魚成云去
留生灰也
或云即行
止此義下
良辰四句
是也亦通

羨一倫善

既不求仕
又不求仙

只合優游
田園以終
天命

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論語植其杖而臨

云而已俗解帝鄉作京都與富貴句豈不重複懷良辰

論語植其杖而臨

清流而賦詩

林云四句聊乘化以歸盡樂乎天命復奚疑

林西仲曰化即天命也歸盡正是任去雷之義復奚疑是歸來一着見得明拏得定放得下此生至死七日無可再

計矣

蘇東坡評

歐陽公嘗云兩晉無文章獨有此歸去來辭一篇其辭義夷曠蕭散雖楚聲而無尤怨局蹙之病

周耿西評

李格非善論文嘗曰陶靖節歸去來詞沛然如肝肺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此君在兩晉之間

初未嘗欲以文章名世而其辭意超邁如此

李性學評

陶元亮此歸去來有野鶴任風閉鷗太海止狀讀止令人清灑或者有似賦為辭之義

休齋評

詩變而為騷騷變而為辭皆可歌也詞則兼詩騷止聲而尤簡遠焉者漢武帝作秋風辭一章

三易韻其節短其聲哀此詞止權輿乎陶淵明罷彭澤令賦歸去來而自命曰辭迨令人歌止

頓挫抑揚自協聲韻蓋其辭高甚晉宋而下欲追躡止不能狀秋風辭裏蹈襲楚詞未甚敷暢

歸去來則自出機杼謂洞庭鈞天而不澹謂霓裳羽衣而不綺此其所以超乎先秦止世而與

正同範也

胡焯字評

此篇非必有切實用但其寄興高遠韻度蕭散學者游息止暇諷止詠止可以滌塵襟而生逸

思云爾

林西仲評

陶元亮作令彭澤不為五斗米折腰此有託而逃猶張翰因秋風而思鱸膾非為饒口垂涎

起見故於詞內前半段以心為形役一語後半段以世與我遺一語微見其意也篇首田園兩

字是通篇綱領歸計既定即日做裝所謂見機而作不俟終日也從茲而舟行而陸行而至門

而入室而飲酒而安居然有次第狀後以涉園一段了卻園事而園不就蕪矣再以西疇一段

了卻田事而田不就蕪矣程明道云閒來無事不從容万物靜觀皆自得此意惟有道者知火

不堪喻諸人者篇首曰獨忺篇中曰自酌篇末曰孤往如人飲水冷煖自知不但世人不能共

諒即僮僕稚子親戚農人輩亦不能少窺及結
 出乘化歸盡樂乎天命等語則素佐而行歿壽
 不貳本領盡情拈出矣此篇自首至尾凡五易
 韻為騷心變體細味其中音節騷哀而曲此和
 而直蓋靈均於楚為宗親宜存一副思君熱腸
 元亮於晉為遺老第留一雙逝世冷眼一則為
 箕比一則為夷齊
 所處不同故也

增纂評註文章軌範正編卷之七六尾



